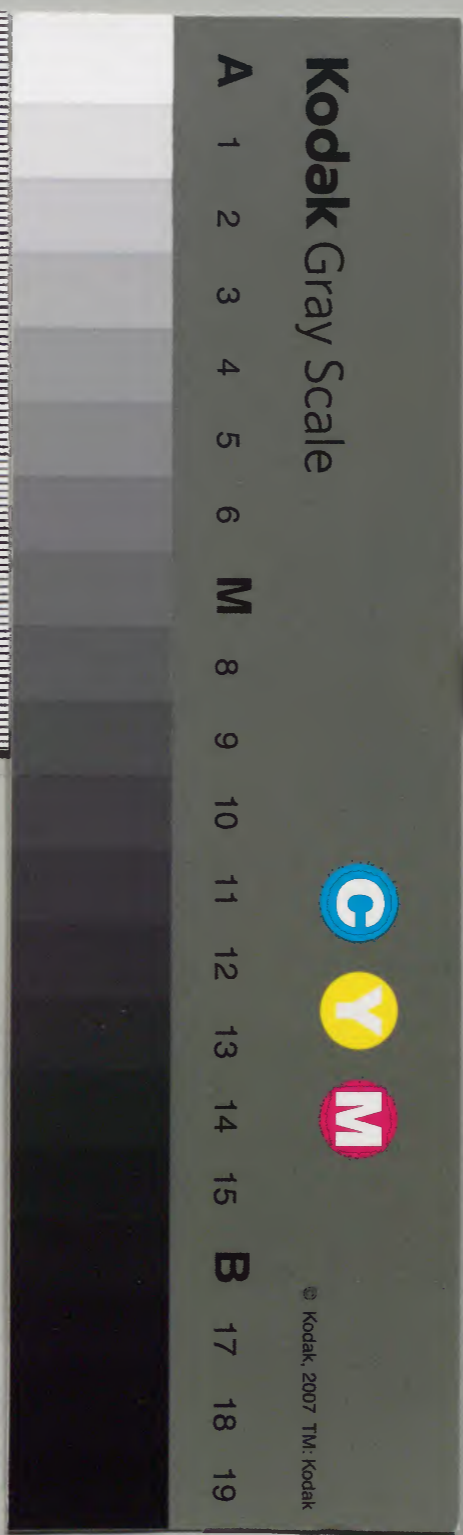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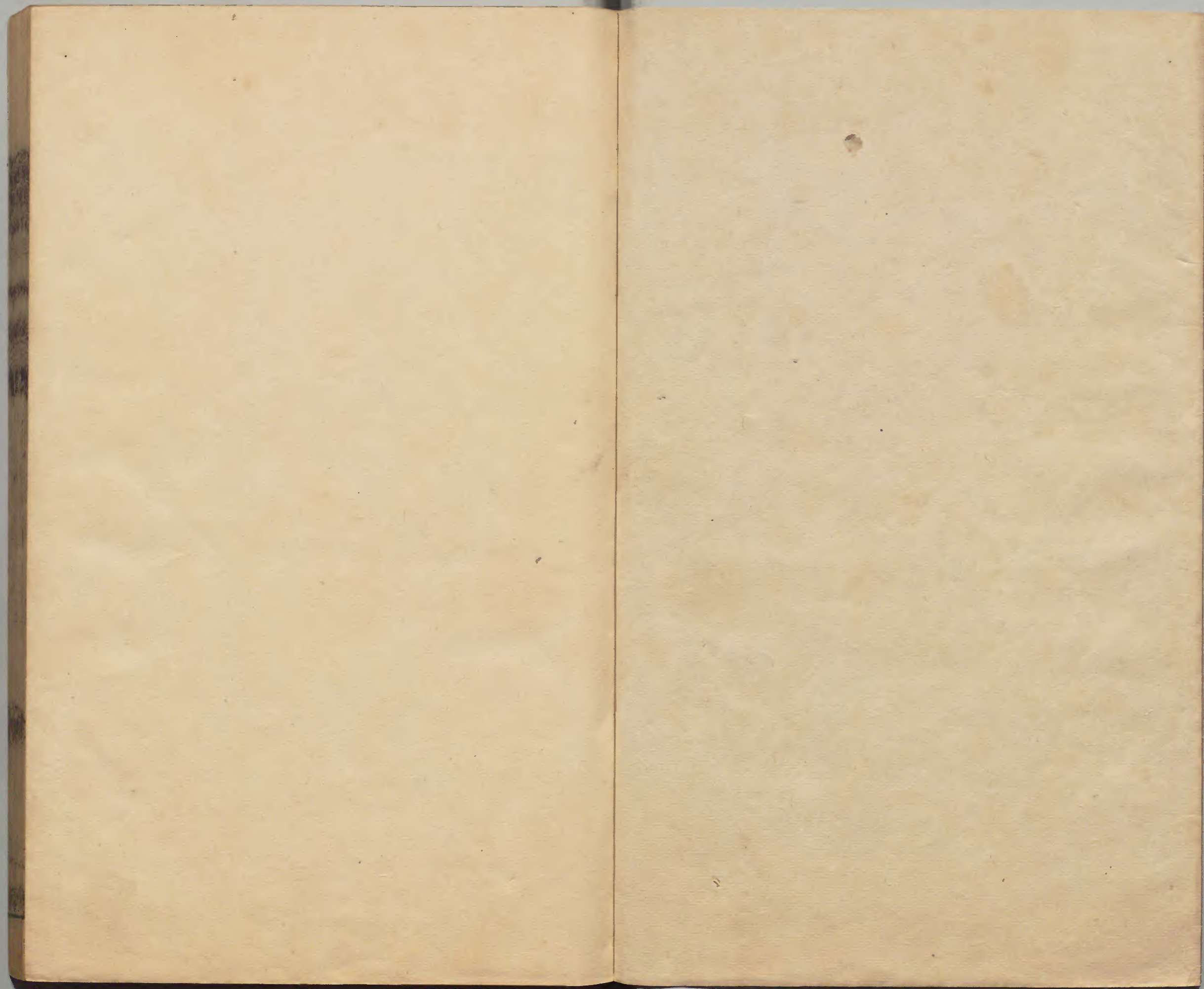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綱目

正編 三十六

| | | |
|------|------------|------|
| 內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1837 |
| 冊數 | 107 (55) | |
| 函號 | 國 | 6 1 |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十六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甲辰陳後主至德二年隋文帝開皇四年○盡丁卯隋煬帝大業三年 凡二十

七年

甲辰陳至德二年春正月朔日食質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

元年 ○梁主入朝于隋○隋頒甲子元曆

張賓劉暉等所造也

二月突厥達頭可汗降隋 **質實** 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

同十一年 ○夏四月隋伐吐谷渾敗之

隋將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吐谷渾克之隋主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命子幹勒民為堡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且隴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堠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隋主從之 **質實** 吐谷渾西域國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寇掠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烽堠注

亦因俗為始之一法

見齊高帝建元四年

五月陳以江總為僕射 ○六月隋作廣通渠

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詔宇文愷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 **質實** 渭水注見漢高帝五年萬年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關內道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

秋八月陳將軍夏侯苗叛降于隋隋主弗納

陳將軍夏侯苗請降於隋隋主以通和不納

餉

九月隋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

隋主不喜辭華，故有是詔。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詔付所司治罪。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以儒素為古拙，以詞賦為君子。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而州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舉送天朝。請加采察，送臺推劾。又言：士大夫矜伐干進，無復廉恥，乞明加罪黜，以懲風軌。詔以

文至六朝繁縟極矣固宜以此救之

其奏頒〔集覽〕收齒收采取也齒記錄也〔質實〕泗州注見唐示四方也齒記錄也昭宗景福二年李諤趙郡人魏之三祖平文帝廟號太祖昭成帝廟號高祖太武帝廟號世祖

隋與突厥和親

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為隋所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為隋主女，隋更封以為太義公主。沙鉢略遣使致書，自稱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沙鉢略可汗。隋主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既為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略也。於是遣僕射虞慶則往使，沙鉢略

貴為天子乃為突厥父辱甚矣

二臣能不辱命

陳兵坐見慶則稱疾不能起長孫晟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但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略笑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與羣下聚哭慶則要以稱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略曰得為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馬千匹以從妹妻之

集覽

要以稱臣要伊堯反勒也文穎曰要

劫也劫質實可汗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冬十一月隋遣使如陳

隋主遣薛道衡等如陳戒之曰當識朕意勿以言辭相折

質實

薛道衡河東汾陰人

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

窮極奢侈已極若為楊廣作俑

陳主起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沉檀為之金玉珠翠為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花卉上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為女學士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散騎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性敏慧有神彩善候人主顏色又有厭魅之術置

宰輔狎客

淫祠宮中聚女巫巫鼓舞百司啓奏並因宦者以進陳主置妃滕上共決之由是宦官近習內外連結宗戚縱橫貨賂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大臣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爲兄妹陳主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陳主於東宮聰敏強記明閑吏職大被親幸又薦所善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有吏能陳主皆擢用之客卿有口辯頗知典故惠朗慧景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關市之稅歲入數十倍陳主大悅益以文慶爲知人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

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白陳主曰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卽奪其兵分配文吏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集覽 厭魅厭益涉反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厭魅 厭益涉反行符厭俗之謂魅暨慧景暨姓也音居乙反

慧景 其名珥貂蟬注見齊高帝建元二年解體注見漢桓

質實 一統志云臨春結綺望仙帝延熹二年

三閣名俱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臺城內俱陳後主所建後主自居臨春張麗華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並靚粧臨檻若飛仙有女學士袁大捨獻春樂詞以諷之複道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

東宮 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元年

書法 閣未有書者此其書何非常也於是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沉檀

為之故書終綱目書起閣一而已

發明 亡國之事非一而奢侈淫泆為多江左自蕭梁之敗境土日蹙大非晉宋

之比今陳氏以蕞爾一隅之地外當強敵兢兢自保猶懼弗免而况叔寶以淫侈趣

之哉書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觀其名而考其實則奢慾亡國之事具矣能無入井

之及乎

乙 **陳** 至德三年 春正月朔日食 ○ 隋 頒五禮
巳 **隋** 開皇五年

首倡義倉
為良法之
祖然貌閱
則騷動矣

夏五月隋初置義倉貌閱戶口作輸籍法

禮部尚書牛弘所修也 **質實** 五禮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一年

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胡氏曰賑饑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攜

救荒者宜知

南北朝陳隋乙巳年 正編

幼數百里以就龠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為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劭農之法輔以揀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饑也庶有廖乎○時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隱於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頴又言民間課輸無定簿難以推按請為輸籍法隋主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

集覽

無狀狀牒也又陳也謂無陳訴凶饑之文狀龠合之廩龠

合並量名也龠容千二百黍兩龠為合十合為升古者給人以食取之於倉廩故因稱廩給廩倉劭農漢成帝詔先帝劭農蘇林注劭音翹晉灼曰時召反勸勉也顏師古曰晉說

後梁後主

梁主歸殂太子琮立

是貌閱東漢江革傳每歲時縣當案比注云案驗以比之猶今言貌閱也遠配配流刑隸也容隱不實者

正誤

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配流於遠地

以聞矣云云今按無狀當連有司為句謂無狀之有司也司不良之尤甚者不可形容指言故曰無狀下

質實

長孫平洛陽人天功對良有司而言注見漢桓帝熹平五

書法

書置義倉予良法也故書初綱目書義倉一而已○此後世義倉之始

歸孝慈儉約
境內安之

國勢

秋八月突厥可汗遣子入朝于隋

突厥阿波可汗寔強，諸胡皆附，號西突厥。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隋主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略因擊西突厥破之，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屈膝稽顙，永為藩附，遣其子庫合真入朝。自是歲時貢獻不絕。

集覽

漠南注見漢獻帝建

安二十五年沙漠磧注見唐玄宗開元三年沙漠磧

質實

契丹北狄國名注見晉安

帝義熙二年鼓吹注見晉武帝太康三年

陳主殺其中書通事舍人傅縡

縡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陳主收縡下獄。縡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屍蔽野，貨賄公行，帑藏

傅縡直節

損耗神怒民怨眾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
斯而盡矣書奏陳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
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
面可改則心可改矣陳主益怒遂賜死陳主
每當郊祀常稱疾集覽或音宰質實州人高
不行故緯言及之麗外夷國名注見

漢武帝元封二年

書法

斥書主何惡淫虐也綱目於刑殺必
斥書主者五君焉宋子業齊寶卷北
齊高洋高緯陳叔寶皆淫虐之
主也舍是刑殺無專斥主者矣

發明

殺諫臣者必亡國傅緯負才使氣雖
失之激然其所言則皆陳主之實既

不能從反欲使緯改過而赦之夫過在陳
主所當改也彼又何過之有故特書陳主
殺其中書通事舍人以惡之
下書殺大市令章華亦然

隋復置江陵總管

梁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公安不克而還隋
主徵梁主叔父吳王岑入朝拜大將軍因留
不遣復置江陵
總管以監之質實公安縣名注見漢獻帝
建安十九年江陵郡名

注同上
十三年

隋築長城

備邊

隋主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
西至綏州綿歷七百里四年又發十五萬緣
邊築數十城

質實

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
朔元年靈武郡名注見唐

以遏胡寇
玄宗天寶十五載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
元初元年綏州注見秦王政三年上郡

丙陳至德四年隋開皇六年
午梁後主琮廣運元年

春正月党項羌請

國勢

降于隋

集覽

党項羌西羌別種其國在禹貢析
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

春桑北鄰吐渾
有地三千餘里

○隋頒曆于突厥

書法

頒曆外
夷始此

○二月隋制刺史上佐每歲入朝考課○秋閏

八月隋殺其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劉昉

惟其忌嫉
所以不能
保全功臣

初士彥討尉遲迥破之代為相州刺史忻與
隋主少相厚善用兵有威名隋主皆忌之以
譴去官昉亦被疎遠俱懷怨望忻欲使士彥
於蒲州起兵已為內應士彥之甥裴通預其
謀而告之隋主隱其事以士彥為晉州刺史
欲觀其意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隋主因
其朝謁執而詰之遂皆伏誅隋主素服
臨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資物以為戒

質實

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蒲州注見
周赧王十二年蒲坂晉州注見漢獻帝建安

七年河東三家謂梁士彥宇文忻劉昉之家

書法

三人怨望有異心則罪也曷為不書誅咎隋主也佐命功臣而以善兵加

忌或免之或疎之則隋主亦少負矣故於是特書殺

發明

梁士彥輩反狀明白何不書其謀反伏誅隋主篡竊昉實賣國與之至於

士彥身為總管將大兵以擊尉遲迥忻設詭謀以射觀戰之人遂能破迥以成篡事若三人者可謂篡國之忠臣佐命之元功矣時移事改浸被疎斥素懷傾險之志遂起非望之謀在他人誅之則死有餘罪若隋主則未免有負於中况又出於忌克之

邪說

冬十月隋以楊尚希為禮部尚書

心者乎此綱目所以書殺而不去其官者不予隋主之誅也其旨嚴矣

隋主每旦臨朝日昃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隋主善之而不能從

集覽

周文王以憂勤

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注見魏恭帝元年

隋以秦王俊為山南行臺尚書令○陳以江總

為尚書令○吐谷渾太子訶請降于隋隋主弗

叛 隋文不納

主德

納。

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隋。邊吏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洩，被殺。復立其少子鬼王訶，復懼誅，謀帥部落萬五千戶降隋，遣使請兵。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鬼王既欲歸朕，朕惟教鬼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鬼王訶訶少子之名，訶乃止。

集覽

鬼王訶訶少子之名，封為鬼王，鬼五灰反。

教

誠訓俱得
大體

發明

隋主以詐得國，獨於叛人不納，此一節深得體，觀其告諭吐谷渾之語，可謂義理明白，詞旨忠厚，真帝王之盛節。使隋主每事若此，庸可非哉！書以予之宜矣。

陳禎明

元年開皇七年

丁未年

○是歲梁亡凡二國

春正月隋制諸州歲

漕運

貢士三人 ○二月隋開揚州山陽瀆

質實

揚州注見

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山陽縣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

○突厥沙鉢略可

汗死弟莫何可汗處羅侯立

初沙鉢略以其子雍虞闕懦弱，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沙鉢略死，雍虞闕遣使迎之，處

通鑑綱目

卷三十六

南北朝陳隋丁未年

三

正編

莫何兵智

羅侯曰自木杆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間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豈可反屈於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莫何可汗以雍虞間為葉護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眾以為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以問長孫晟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高頰亦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

集覽 葉護突厥大臣之官也葉失涉反木杆前可汗大隋主從之

之號杆於胡反史炤釋文音居案反阿波可汗之號也名大邏便背誕左傳昭元年楚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替之欲背誕也杜預注背命放誕也

質實 可汗注見漢後主景

年 耀四

夏五月朔日食

天象

書法

陳自得國至亡三十三年由巳卯及今二十九年而書日食二十六巳卯

年 辛巳年二 壬午年 癸未年 甲申年二 乙酉年 丙戌年 丁亥年二 戊子年 庚寅年 辛卯年 壬辰年二 甲午年 乙未年二 丙申年 丁酉年 庚子年 癸卯年 甲辰年 乙巳年 是

年天戒至矣自古日食之數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後梁亡

○秋九月隋滅梁以其主蕭琮為莒公 **考異** 據

大建九年周書封高緯為 **正誤** 以當 溫公則此條以當作封 作廢

隋徵梁主入朝梁主帥其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隋主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江陵梁

主叔父安平王巖弟巖等恐弘度襲之遣使請降于陳九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引兵至

江陵巖等驅文武男女一萬口奔陳隋主聞之廢梁國遣高頴安集遺民拜梁主琮柱國

賜爵 **集覽** **武鄉** 縣名注見晉元帝 莒公 **官反** **質實** 太興四年安平縣名注

見漢後主景耀三年荊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莒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年

書法 於是蕭巖蕭巖驅萬口奔陳隋主聞之遂廢梁國不書書滅梁何誅意也

嘗罷江陵總管矣戚斯小犯亦豈不可訓責而復置焉既而徵其主入朝又使崔弘

度將兵戍之隋主之意可知矣雖徵巖獻之舉其能免乎直書滅梁隋志也

冬十一月隋主如馮翊祠故社 **質實** 馮翊郡名注見唐玄

宗開元十一年

是行也李德林以疾不從敕書追之與議伐陳之計及還隋主馬上舉鞭南指曰待平陳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之日以七寶裝嚴公使
自山以東無及公者

天象

陳臨平湖開

初隋主與陳鄰好甚篤每護陳諜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陳侵掠如故故隋伐之會高宗殂隋主卽命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主荅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爲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顛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旣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

亟肆以罷
之多方以
誤之敵未
有不敵者

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信州總管楊素。吳州總管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勣等。爭獻平江南之策。虢州刺史崔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若賊以精兵赴援。上流則下流諸將。卽可擇便橫度。如其擁衆自衛。則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基州刺史。及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顛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

主德

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楫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未安、造五牙大艦、起樓五層、高百餘尺、置六拍竿、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其次黃龍平乘、舳艫大小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言陳有三可滅、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綵髮之效、隋主勞而遣之、時江南妖異、特眾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

覽臨平湖開注見晉安帝元興二年陳諜陳軍中之謀也諜今之細作拯之集韻曰舊說拯無切語音丞之上聲引易拯馬壯吉陸德明釋云拯救之拯馬融曰舉也伏曼容云

濟也王蕭云拔也子夏作拊拊取也**質實**班師書大禹謨篇班也謂整旅以歸也或謂出曰班師入曰振旅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宇宙

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猶豫注見秦孝文王元年信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巴東

吳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光州注見晉武帝太始二年代陽號州注見宋文帝元

嘉十二年莘武昌縣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益信襄荆基郢六州名益注見晉武帝太始八年襄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基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郢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九江潯陽記云九江皆在荊州謂烏江、蚌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源江、廩江、提江、茵江、蔡

九峯以爲九江者，洞庭之別名。今沅水、漸水、瓦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一云浙江、揚江、松江、吳江、楚江、湘江、荆江、漢江、南江，未知孰是。姑錄以備考焉。五湖，謂太湖、射陽湖、洞庭湖、丹陽湖、宮亭湖。按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三萬六千頃，故以五湖名之。此說良是。三吳，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百越，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未安，縣名，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黃龍，滕王閣序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註青省黃龍乃大舡之別名，天子所駕御者也。

書法

書湖開何記異也。故吳臨平湖開而吳亡，陳臨平湖開而陳滅，陳主不知。

脩省自賣爲奴，則何益哉。

發明

孫皓丙申之歲，臨平湖開，綱目特書于冊。至庚子歲而吳亡，今陳以丁未之歲，臨湖又開，至巳酉歲而陳滅。然則二國之亡，乃天數當然，非皓叔寶之罪也。嗚呼！曷不反而求之古乎？夫桑穀生朝，大戊以興，飛雉鳴鼎，高宗復古。古人遇災而懼，責躬脩德，故能反妖致祥。豈以天數已定而遂置人事於不問之域乎？向使叔寶因湖開之變，痛自警飭，擢用人才，改紀其政，嚴戢邊備，慄慄危懼，若禍至之無日，則亦未至遽爾滅亡。夫何淫恣不已，乃自賣於佛寺以厭之。天道果可以文欺哉。綱目書

此正所以著其不知恐懼之意耳不然自湖開之後陳主見之脩省者果何如邪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自古豈有不可回之天意哉

陳主殺其大市令章華

吳興章華好學能文以無闕闕除大市令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陳主大怒斬之胡氏曰人臣之義固不可視君垂亡而不諫然有可否之義焉

章華死諫氣殊忠烈胡氏之論過苛

章華忠矣然位非公卿官非諫爭危言劇上以蹈斧鉞而其本心乃以見擯於時鬱鬱不得志而發也則雖死於直

集覽

闕闕注見漢武帝征和四年

劇上注劇音靡洩治春秋陳靈公通其大夫御叔妻夏姬洩冶諫而被殺洩息列反事在宣九年

正誤

危言劇上今按劇當音磨勵也孟

焦諫秦始皇雖辯劇虎牙矣亦音磨

質實

吳興郡名注見宋明

見楚義帝元年疆場注見漢靈帝建寧二年麋鹿復遊於姑蘇左傳哀元年吳王夫差伐

以陳之無道征討不患無詞惜隋非其人

越越王句踐使大夫種行成於吳吳將許之伍員諫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吾恐麋鹿復遊於姑蘇矣一統志云姑蘇臺名在蘇州府城西四十五里姑蘇山上吳王闔閭就山起臺三年聚財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下有百花洲在焉

戊申 **陳** 禎明二年春三月隋下詔伐陳

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奪閭閻驅迫內外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背德違言搖蕩疆場可師出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陳主二十惡寫詔

三十萬紙 **質實** 閭閻注見唐昭宗天復二年

遍諭江外 **質實** 吳越二國名吳注見漢獻帝建興三年越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

書法 高頴督諸軍書侵辛丑年此書伐何叔寶無道也

夏五月陳主廢其太子胤立子深為太子

胤性聰明好文學然頗有過失詹事袁憲切諫不聽時沈后無寵陳主疑其母子怨望惡之張孔二妃日夜構成其短孔範之徒又於外助之陳主欲立張貴妃子始安王深為嗣尚書蔡徵順旨稱贊袁憲厲色折之陳主卒廢胤為吳興王而立深為太子深亦聰慧有

志操容止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慍
陳主聞袁憲嘗諫胤即日用憲為僕射陳主
遇沈后素薄張貴妃專後宮之政后澹然未
嘗有所忌怨身居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唯
尋閱圖史及釋典為事數上書諫爭陳
主欲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
詹事官名注見唐高祖武德七年始
安郡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桂林

質實

冬十月隋以晉王廣為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

元帥帥師伐陳

隋置淮南行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
陳主遣王琬許善心聘于隋隋人留之遂有

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
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
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
出廣陵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
晉王節度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高頰為
元帥長史王韶為司馬軍事皆取決焉頰謂
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
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
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
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
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
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
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
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

不示人以
失利此兵
法也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陳以周羅睺督諸軍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乃夜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將軍劉仁恩帥甲騎擊昕，敗之，悉俘其眾。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遂帥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陳之鎮戍相繼以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陳江中無一鬪船。上流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陳主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為用，乃

以施文慶代叔文，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文慶深以為喜，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已短長，因進沈客卿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於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施文慶恐無兵從已，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白陳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奏請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復邇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復以貨動江總使、柳憲等，由是議久不決。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

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定作太尉公矣陳主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金翅〕戰船名 **〔質實〕**壽春縣名注見秦王政六年許善心高陽北新人清河縣名注

見漢安帝建光元年六合縣名注見陳宣帝太建五年襄陽縣名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

〔廬州〕注見漢景帝五年廬江廣陵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一統志云郭璞聞喜人博

學高才工詞賦時有郭公者精卜筮璞從之游得青囊中書由是洞知五行卜筮之術占

驗甚多撰洞林新林卜韻爾雅註數十篇又註三蒼方言山海經楚辭詩賦數十萬言避

地過江晉元帝重之以為著作佐郎**〔巫峽〕**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漢口漢水之口注見漢

獻帝建安十二年周羅喉尋陽人**〔三峽〕**注見宋明帝太始二年流頭灘未詳處所唯荊州

府夷陵州三峽中有虎頭鹿角狼尾三灘最為艱險或疑流頭灘即虎頭灘未知是否智

者察焉**〔青龍〕**大船之別號**〔銜枚〕**注見秦二世二年**〔湘州〕**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長沙晉熙

郡名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京口郡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采石山名注見宋文帝

元嘉二十七年從容注見漢後主延熙元年

突厥莫何可汗死兄子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



國勢

立○吐谷渾禪王木彌降隋

吐谷渾禪王拓跋木彌請以千餘家降隋。隋主曰：渾賊昏狂，妻子懷怖，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

集覽 禪王拓跋木彌，禪音皮偏也。拓跋，虜複姓也。木彌，其名。

隋高祖文帝開皇九年春正月總管賀若

弼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主叔寶

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

陳亡五主
共三十二年

衍置誤陳
之策種種
細密

以此招徠
人心德威
兼備

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濱內。陳人覘之，以為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而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諠譟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啓告變，陳主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為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遣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既而賀若弼拔京口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父老來謁者，晝夜不絕。於是

晉王廣已
擄克陳首
功

任忠策陳
未嘗不周
顧首為石

子岡之降
何也

兵 兵

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
盡走弼進據鍾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
擒虎合軍屯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
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
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已
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快快那可專信由是
諸將凡有啟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
也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
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
克又不許任忠言於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
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
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
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
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

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
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
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
羅暉等水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
能從明日歛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
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
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多
出金帛克賞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任忠樊
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
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
甲士八千勒陳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
故摩訶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
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煙以自隱陳兵斬
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

任忠責國
首降則前
之疊疊
議皆偽也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範兵暫交即走，諸軍亂潰，不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任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金兩膝，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當就上流進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敕出部分，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遂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眾皆散走。唯袁憲在殿中，陳主謂曰：「我從來遇卿，不勝餘人，今但追愧耳。」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將自投于井。憲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

廣達忠陳
力戰

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之。軍士咸致敬焉。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眾曰：「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歔，遂就擒。弼燒門入，聞擒虎已得，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向弼再拜。既而弼耻功在擒虎後，與之相詢，挺刃而出，欲令叔寶作降箋歸已，不果。**集覽**景從景讀與影同。一決決與訣通要法也。為官勒石燕然，言我當為官家攻逐隋軍如漢和帝時竇憲擊北匈奴登燕然。

山刻石勒功而還也官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燕然注見漢武帝征和三年相詢詢與詬通音許候反說文

譏詬恥也又詈也 **正誤** 請作一決今按陳主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故孔範 **實** 見漢獻請作一決謂一戰以決勝負也 **實** 見漢獻帝興平元年魯廣達郿人悉達之弟白下城名注見宋明帝太始元年姑孰郡名注見晉明帝太寧元年鍾山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狂彥雲中人新林浦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年建康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陝快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臺城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淮水名注同上年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一統志云白土岡在應

天府東其土色白隋賀若弼屯兵蔣山之白土岡擒陳將蕭摩訶即此石子岡在應天府南一十五里吳志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景陽殿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臺城內劉宋元嘉中所建井即景陽井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臺城內一名胭脂井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投其中以避隋兵後人名為辱井樂遊苑在應天府北七里覆舟山南劉宋元嘉中襍飲賦詩於此顏延之為序

書法

亡國之君其辭五死之上也執虜次之歸次之獲次之降為下此其書獲何非降非執窺井得之則獲而已矣然則曷為先書滅陳無抗者則已滅矣滅不

繫其獲也。賀若之謀，擒虎之勇，俱為有功。二將並書，一先一後，綱目有以斷此訟矣。終綱目亡國之君書獲。三劉懽齊緯陳叔寶。

發明 晉之平吳，綱目書張悌迎戰死之，是猶有人拒戰，猶有人死敵也。隋氏伐

陳，自去冬興師，距今數月間，未聞陳有一人抗禦迎敵，觀綱目所書，弼擒虎進軍滅陳，易於拉朽，如入無人之境，則陳人坐取滅亡，無足恤者。夫有國之事，莫重於邊報，國之急，而陳人付之不問，方且上下相蒙，談王氣，夸天塹，儼然泰山之安，兵既入城，乃投于井，觀叔寶所謂吾自有計者，不過如此。雖欲不亡，奚可得乎？自古亡國多矣，未

有如叔寶之謬者。臣故備而論之。○金履祥曰：孟子言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孟子以前未有不仁而得天下之事，得夷羿寒浞，本身即已誅滅。孟子以後固多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矣，不但一再傳失之，然子孫誅滅，殆無遺類，不止於猶不得已。孟子之言未嘗不驗也。

晉王廣入建康誅陳都督施文慶等五人

高頴先入建康，晉王廣使人馳告之，令留張麗華。頴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頴，尋入建康，以施



觀晉王之
功畧其嗣
位規摹具
矣

文慶諂佞沈客卿聚斂與陽慧朗徐哲暨慧
景皆為民害斬之以謝三吳使高頰與記室
裴矩收圖籍封府庫一無所取聞者賢之以
賀若弼違令先期收以屬吏帝驛召之且詔
廣曰平定江表弼與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
別詔褒美開府王頌僧辯之子也夜發陳高
祖陵焚骨收灰投水而飲之既而

集覽

弼已
殷紂

之正妃皇甫謐曰有蘇氏之女美好辯辭嬖
倖於紂索隱曰按國語有鍾氏之女妲字已
姓也妲音

質實

太公蒙面以斬妲已世說武
王伐紂紂既斬頭懸于太白

之旅王復令軍士斬紂妃妲已及臨刑一笑
百媚軍士釋然太公以帛蒙其面而斬之
吳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裴矩河東人王頌
太原祁縣人一統志云陳高祖陵在應天府
東二十五里地名
陵里陵曰萬安地

書法

文慶書誅罪之也罪之則曷為具官
若曰身為都督而不能一戰云爾至

書孔範等則削其官矣故陳臣惟
施文慶書都督惟周羅喉書都督

發明

施文慶沈客卿未論其他止以隋兵
渡江一事觀之二人相與蒙蔽坐致

陳亡其罪固不容於死况又平時迷國誤
朝者乎廣能誅之以謝三吳可謂得弔民
伐罪之意者宜乎綱
目亦書而予之也

以許善心為散騎常侍

善心之威儀足觀矣拜命毋乃太速

帝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籍草東向坐三日敕書唁焉明日就館拜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改服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與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

弔生也公羊傳

質實

衰服注見晉武帝泰始十年

集覽

唁焉唁魚戰反

陳水軍都督周羅暉降

初羅暉守江夏秦王俊不得進踰月陳南康內史呂忠肅據巫峽鑿巖綴鐵鎖橫截上流

忠肅為陳守險力竭而暉勝于任忠多矣

以暉隋船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既而隋師屢捷忠肅棄柵而遁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五牙四艘以柏竿碎其艦遂大破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及建康平諸城皆解甲羅暉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上江皆平王世積在

集覽

荆門注見

唐高祖武德三年散然散上聲閑散也白居易詩閑散讀作平聲

正誤

散字

句絕然字屬下句散去

質實

江夏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

年武昌南康郡名注見梁簡文帝大寶二年巫峽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巴陵郡名注見

宋文帝元嘉三年天臨三日臨哭也一統志云蘄口蘄河之口在黃州府蘄州北發源大浮山西流入赤東湖

崑

遣使巡撫陳地州郡。○二月置鄉正里長

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訟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治民為害最甚上竟用威議乃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德林之議為長

將軍宇文述拔吳東揚州執其刺史蕭巖蕭璉以歸殺之

陳吳州刺史蕭璉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璉為主右衛大將軍宇文述等討之破其柵執璉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與璉皆送長安斬之
質質 吳州注見漢一統志云會稽古地名本秦山陰縣地漢晉以後因之陳析置會稽縣隋以山陰縣省入唐復置山陰縣屬越州宋會稽與山陰二縣並治郭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紹興府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書法

蕭巖蕭璉何驅民以奔陳者也於是吳東揚州曷為不書陳陳既亡也陳既亡則不書陳吳東揚州可矣不可書陳刺史

乎隋之殺之逞忿而已怒在巖獄而不在於陳刺史也。有天下而讎一夫，隋主之度於是為不弘矣。綱目不書陳使若自殺其刺史者，所以志隋主之福也。

陳湘州刺史陳叔慎起兵長沙敗死

楊素之下荆門也，遣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僚吏，酒酣嘆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遂與侯正理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眾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

叔慎謝基
正理但計
存亡大義
不問成敗
不意昏朝
有此忠節

書於龐暉，暉入，叔慎伏甲執之以徇，并其眾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眾，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舉兵助之。隋刺史薛胄將兵適至，擊之。叔慎遣陳正理、樊通拒戰，兵敗，胄乘勝入城，擒叔慎，居業送秦王，俊斬之。

集覽

助防

遂興侯正理、正理為助防之官，封遂興侯。青門三輔黃圖云：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其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蓋隋都長安，故正理曰青門之外，有死不能。正誤：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按：邵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青門外。陳正理謂陳國既亡，若使我降隋至長安，如邵平居於青門之外，有死而已，不能往也。後魏

時宇文泰殺柔然可汗於青門外則知周隋之時猶名為青門也

質實

一統志云

長沙古地名本秦湘縣地為長沙郡治所漢改曰臨湘隋改曰長沙五代漢析置龍喜縣

宋罷龍喜置常豐縣開寶中廢常豐入焉元仍舊本朝因之為長沙府治所仍屬焉岳

陽郡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遂興東漢縣名晉屬廬陵郡隋省入太和縣今龍泉江口

今城即其地故城在吉安府萬安縣西北一十五里衡陽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

武州本漢武陵郡臨沅縣東漢為武陵郡治晉因之梁置武州陳屬武陵郡隋初因之後

改武陵縣屬朗州大業中改屬武陵郡唐屬朗州宋初屬鼎州後屬常德府元屬常德路

本朝因之為常德府治所仍屬焉

書法

吳東揚州不書陳陳亡也此其復書何叔慎之心未嘗無陳也陳亡而有

復讎之志者叔慎一人而已故綱目於其始拒隋也書起兵其斬之也書死予義也

是故韓雖亡矣張良有復讎之志則書韓張良秦始皇二十九年梁雖亡矣王琳有

復讎之志則書梁王琳陳武帝永定二年陳雖亡矣叔慎有復讎之志則書陳叔慎

是年皆予其義也

陳馮覓以嶺南降陳地悉平

洗氏忠陳

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為主，詔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璿據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寘帥眾迎洸。洸擊斬徐璿，嶺南皆定，表寘為儀同三司。冊洗氏為宋康郡夫人，衡州司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為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於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夷建康城邑宮室，更以石頭城置蔣州。

集覽

洸古黃反，璿古回反。

質實

高涼

郡注見宋文帝元嘉八年，韋洸杜陵人，孝寬從子。豫章郡名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衡州二年。興平

夏四月，晉王廣班師，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

廟，論功行賞有差。

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於前，使納言宣詔勞之。內史令宣詔，責以羣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魯廣達追傷本朝淪覆，得疾不療，憤慨而卒。帝給賜叔寶甚厚，叔寶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既而以陳氏子弟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隋文帝開皇九年

三

正編

多、怨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州、終田業、使
為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進楊素爵為越
公、賀若弼宋公、弼與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
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楊
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
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啓關納之、安得
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勳、於是進擒虎上
柱國、高頴爵齊公、從容命頴與弼論平陳事、
頴曰、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
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初、上嘗使頴
問方略於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
公、已宣敕、或說頴曰、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
憤惋、而公亦為虛行矣、頴入言之、乃止、賀若
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

頴不能歸
功德林則
前讓亦偽

今溪得如

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後、突厥來
朝、帝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乎、因召左右
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
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龐晃
等短高頴、帝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
頴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門觀 觀去聲 廣 越州名 注見漢和帝永
陽門上觀 關 **質實** 元元年 宋州名 注見漢
後主延熙十八年 蔣山 注見梁武帝太清二
年 鍾山 金陵郡名 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齊
州名 注見漢景帝三年 濟南 從容 注見漢後
主延熙元年 俘 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 俘 賊

書法

書滅國多矣、未有書俘者、書俘何、賤
獲者也、終綱目滅國書俘二陳叔寶

王世充等

主德

復故陳境十年餘州一年

書法 滅國弔民善政也嘗書勅復益州半租五年矣漢後主炎興元年於是再見終綱目滅國書復其民二未有厚於此者也

○投陳孔範等於邊裔

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未知孔範王瑳王儀沈瓘之罪故得免至是始暴其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忌刻貪鄙儀傾巧側媚瓘險酷邪諂故同罪焉

集覽

陳五佞陳

孔範當與五佞同戮

之五佞謂施文慶沈客卿陽慧朗徐析暨慧景投之邊裔投棄也卽詩巷伯篇投畀有北之義邊遠外之名裔衣裾之末故四陲謂之四裔

質實

傾巧側媚注見新莽天鳳

三年

發明

五佞既誅而範等漏網今既知其罪矣乃止投於邊裔書之于冊譏失刑也

以陳江總袁憲等爲開府儀同三司

以江總袁憲蕭摩訶任忠爲開府儀同三司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爲江表稱首又以陳

陳廷之死節者自湘州三義之

外叙無聞焉

散騎常侍袁元支數直言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屍狗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見周羅喉慰諭之許以富貴羅喉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喉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楊州可得羅喉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伐陳之役以陳降將羊翔為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喉上韓擒虎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羊翔之下羅喉曰昔嘗謂公天下節士今日之言非所望也擒虎有愧色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

老夫當委質於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至是召為上儀

同三司弘演納肝春秋狄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遂殺懿公盡食其肉

獨舍其肝弘演使而還哭盡哀而止曰臣請為爆乃自出其肝內公之肝焉爆音豹韻會

注引唐制新到官府併上者謂之爆增韻注吏官連直也猶今當爆使者歲一周天天官

書注物理論云歲行一次謂質實郢漢二州之歲星十二歲而星一周天名郢注見

漢後主建興七年漢注見漢成帝鴻嘉三年韋鼎杜陵人委質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書法孔江皆狎客也皆亡陳者也一刑一賞謂之何哉綱目比而書之得失見

矣

發明

江總狎客甚非袁憲忠正之比而乃與之並命則非其倫矣據事直書而

義自見

詔除毀兵仗

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

質實

戎旅注見漢武帝元鼎二年

書法

秦書銷兵器始皇二十六年譏私也於是復書除毀兵仗秦隋一轍矣是

後又書收天下兵器開皇十五年書禁民間軍器煬帝大業五年至於鐵叉搭鈞之類皆禁之隋文又甚矣

殺樂安公元諧

質實

樂安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二年

諧性豪俠有氣調好排詆不能取媚左右與王誼善誼誅或告諧謀反案驗伏誅

集

覽

氣調調去聲氣槩風調也

書法

或告諧反不書書殺綱目有以斷斯獄矣

閏月以蘇威為僕射楊素為納言○秋七月羣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臣請封禪不許。

書法

漢世祖末年羣臣請封禪不許不書光武建武三十年此何以書卒不封

禪也與六年不許而十一年詔議封禪禮者異矣唐太宗貞觀十一年

發明

諛佞成風已非一日是歲甫平陳國瘡痍未瘳而羣臣已請封禪舉朝豈

無一人正議要亦從風而靡隋文不許此亦盛德之事直筆書之所以予其君而貶其臣也

○八月以王雄為司空

左衛大將軍王雄貴寵特盛寬容下士朝野傾屬帝陰忌之以雄為司空實奪之權雄乃杜門不通賓客

冬十二月詔定雅樂。

帝踐祚之初柱國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旋相為宮各用七聲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八十四調以校大樂所奏例皆乖越又於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與邳公世子蘇夔議累黍定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夔一朝可定帝素

律呂不具
何以爲樂

寶常之樂
必有合于
雅情其不
行

不悅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安自恥不逮常
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之或欲令各造樂而
擇其善者安又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
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
之調帝曰洎洎和雅與我心會安因奏止用
黃鍾一宮不假餘律上悅從之時又有樂工
萬寶常妙達鍾律上召問之寶常曰此亡國
之音也上不悅寶常請以水尺爲律上從之
寶常造諸樂器其聲率下譯調二律其聲雅
淡不爲時人所好蘇夔尤忌之夔父威方用
事凡言樂者皆附之寶常樂竟寢不行及平
陳獲宋齊樂器工人上廷奏之歎曰此華夏
正聲也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內等
十四調賓祭用之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至

是牛弘又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
舊樂請加脩緝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
雜有邊裔之聲請悉停之乃詔弘
與許善心姚察及虞世基參定
集覽 律律
書索隱注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黃鍾太簇姑
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爲呂大呂夾鍾仲呂
林鍾南呂應鍾是也周景王問律於伶州鳩
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紀之以三平之以
六成於十二七聲注見梁武帝天監元年
琵琶本胡中馬上樂推手前曰琵琶卻手後曰琵琶
因以爲名十二均均樂器制長七尺繫之以
絲以均鍾音韋昭曰十二律均布節氣故有
六律六均五夏二舞登歌羣書考索曰隋音
樂志望帝入出奏皇夏羣官入出奏律夏舉

酒上壽奏需夏迎送鬼神奏昭夏薦獻郊廟
奏咸夏宴享殿上奏登歌并文舞武舞合為
八曲案文舞者執羽籥武舞者執干戚登歌
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房內考索曰隋
文帝龍潛時頗好音樂嘗因倚琵琶作歌二
首名曰天高地厚託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
為房內曲命女人教習

質實

雅樂注見齊武帝永明九年龜

並登歌上壽並用之
茲西域國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四年
邳州名注見漢高帝六年下邳蘇夔京兆人威
之子黃鍾律名注見齊和帝中興二年
姚察武康人僧坦之子虞世基會稽人

進

以辛公義為岷州刺史

不愧父母

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
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
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
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
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
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
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
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
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
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
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
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
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
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集覽

露坐不設幃帳而坐也

賢 能

質實 岷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臨洮辛公義狄道人并州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

書法 書公義何嘉良吏也自漢書第五倫廉范之後蜀漢書裴潛張嶷元魏書

王慧龍以循良稱者無幾人隋文罷郡為州書公義書劉曠開皇十一年書令狐熙

開皇十五年良吏始班班矣

庚戌 十年春二月以李德林為湖州刺史

德林恃才好勝同列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數與蘇威異議高頴常助威帝多從之帝賜德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高阿那肱店店人訴稱高氏強奪民田所為威

無容人之度

因奏德林誣罔自入帝益惡之虞慶則等奉使關東還奏鄉正專理辭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賄帝令廢之德林曰茲事臣本以為不可然始置即停朝成幕毀非帝王設法之義自今羣臣於律令輒欲改張願陛下即以軍法從事不然紛紜不已帝怒大詬曰爾欲以我為王莽邪先是德林稱父為太尉諮議以取贈官黃門侍郎陳茂言德林父實終於校書帝甚銜之至是面數其罪 **集覽** 不徙級謂資出為湖州刺史遷懷州卒 **質實** 不徙級謂資那肱北齊丞相 **質實** 湖州注見宋明帝太始姓高名阿那肱 **質實** 二年吳興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

以柳莊為饒州刺史

質實

饒州注見梁武帝太清元年鄱陽

給事黃門侍郎柳莊有識度博學善辭令明習典故雅達政事帝及高頴蘇威皆重之與陳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譖而出之

殺楚州參軍李君才於殿內

帝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賊汗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捶人揮楚不甚即命斬之高頴柳彧等諫曰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地不納頴等乃盡詣朝堂

暴戾恣睢 亡國之徵

請罪帝不懌乃令殿內去杖後李君才言帝寵高頴過甚帝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因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不從尋悔宣慰基而怒羣臣**集覽**揮楚楚猶箠也**正誤**甚今按之不諫者**楚猶杖也**通鑑本文云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命斬之胡三省註問事者行杖之人以揮楚不甚重**質實**楚州注見晉武帝而斬之也**大明三年山陽**

書法

殺未有書地者書殿內何譏非地也

殿內舉重也

發明

周官司刺掌三刺之法自羣臣羣吏至於萬民皆訊之加以三宥三赦而後致辟其不輕於行法如此况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烏有一怒之頃遂殺人於殿廷之間哉隋文以察爲明任情殺戮雖有高頴馮基之徒固諫力爭亦復不從綱目書殺參軍李君才於殿內則君才無可誅之罪殿內非刑人之所其惡皆不言自見矣

夏五月詔軍人悉屬州縣

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今可悉屬州縣其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仍罷緣邊新置軍府

不使軍民異籍

德政

六月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秋七月以楊素爲內史令○冬十一月江南亂以楊素爲行軍

總管討平之

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盡反其政蘇威復作五教使民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愴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執縣令殺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詔遣楊素討之素將濟江使麥鐵杖戴束藁夜浮渡江覘賊還而復

民非思陳特無德于隋耳

往為賊所擒，遣兵三十人防之，鐵杖取賊刀，亂斬防者，盡殺之而歸。素大奇之，奏授儀同三司。素帥舟師自揚子津入擊賊，玄愴敗走，追擒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素擊之，子總管來護兒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燄漲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素遣總管史萬歲帥眾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得者以告。

兵

萬歲以戰功定溪洞

不斬高智
慧則賊之
根殊不絕
殘忍

素上其事，上嗟嘆，厚賜其家。素追智慧，克溫州，智慧走保閩。越上以素久於外，令馳傳入朝。素以餘賊未殄，復請行。泛海奄至泉州，賊帥王國慶自以海路艱阻，不設備，棄州走。餘黨皆散。素分兵追捕，密令人說國慶使斬送智慧，以自贖。餘黨悉降。江南大定，素用兵多權畧，馭眾嚴整，每將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餘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或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亦如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從素行者，微功必錄。至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胡氏曰：伐讐討逆，誅暴

解紛兵之大用也。讐未復，逆未降，暴未誅，紛未解，則有不得已而殺人者，殺敵而已，未聞先殺吾人而使之致力於殺人也。特三令五申以警懼之而已。楊素部曲皆練習精銳，而所當者又非強敵，乃殘忍如此。

集覽

玄愴愴，烏外反。

儂音農，吳語謂我曰儂。子總管總管官名，正義曰：子者人之嘉稱，子總管舉其官而稱子。

然閩越注見。正誤：子總管，今按子總管猶言漢惠帝三年。小總管，裨將也。見後四十

三卷子。質實：越州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蘇州注見漢獻帝建興三年

麥鐵杖保昌人。揚子津未詳處所。唯揚州府儀真縣南有揚子江，經通泰二州入于海。昔

魏文帝嘗至廣陵，觀兵臨江，見波濤洶湧，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江心水謂之南泠。

水陸羽能辨之，或疑卽此。浙江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來護兒江都人。此韓信破趙之策。

事在漢王邦三年。溫州注見漢惠帝三年東甌泉州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部曲注見陳

文帝天
嘉元年

番禺夷反，遣給事郎裴矩討平之，以馮盎爲高

州刺史，洗氏爲譙國夫人。

考異

討當作擊。

番禺夷王仲宣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韋洗中流矢卒，詔以其副慕容三藏檢

洗氏能宣
朝廷德意
使乎使乎

投軍事。又詔裴矩巡撫嶺南。矩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擊斬仲宣，遣別將至南海。高涼洗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救廣州。逗遛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獄，更遣孫盎會三藏等合擊仲宣。仲宣眾潰，洗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引毅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署為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遂定。上以矩為民部侍郎，拜盎高州刺史，贈馮寶譙國公，冊洗氏為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宜行事。赦暄逗遛之罪。番州總管趙訥貪虐，俚獠亡叛，夫人上封事論之。上遣推納竟致於法，敕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稱使者歷十餘州，所至皆降。上嘉之，賜臨振縣為湯沐

邑

集覽

番，禺注見漢高帝十一年。介馬，介甲也。毅騎，毅居候反，引滿善射者。索隱

曰：毅騎，張弓之騎也。俚獠，音里南夷種名也。獠，魯皓反，又音瓜。西南夷謂之獠。湯沐，邑

注見漢高帝十二年。質實，廣州注見秦始皇二十三年。帝十二年。質實，南海慕容三藏燕人，紹宗之

子。裴矩，聞喜人，佗之孫。南海郡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逗遛，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馮

盎，良德縣人，始祖業自北燕。浮海奔宋，居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為羅州刺史。融子寶為高

涼太守。盎寶之孫也。蒼梧郡名，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高州，注見宋文帝元嘉八年。譙國

汪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番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臨振縣，隋初所置，屬臨振郡。唐省

隋文帝開皇十年
正編

入振州故址在瓊州府城南一百一十里崖州境內

書法 洗氏於是三見綱目矣綱目書婦人封爵十二。皆譏也。詳漢高后丁巳年

惟洗氏為子辭。

辛亥十二年春二月吐谷渾可汗夸呂死子世伏

立

夸呂聞陳亡大懼遁逃保險遣使入貢尋卒

書法 吐谷渾書卒久矣復書死何於是天下一統中國有主矣故復書死綱目

內外之辨謹矣哉

進以劉曠為莒州刺史。

劉曠賢吏

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頰薦之。故有是命。**質實** 莒州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年平鄉縣名注見漢靈帝熹平元年瘞陶

是月晦日食。秋八月殺滕王瓚

初帝微時與瓚不協。帝為周相。瓚恐為家禍。陰欲圖帝。其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亦與獨孤后不平。帝命出之。瓚不**質實** 滕縣名注見唐懿宗可。至是從幸栗園。遇鴆暴卒。

咸通九年順陽縣名注見晉惠帝永興二十
年栗園未詳處所鳩注見漢惠帝八年

退

壬十二年秋七月蘇威以開府就第尚書盧愷

除名

何妥與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與妥
議樂復不同議者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
志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所
屈邪遂奏威與盧愷薛道衡王弘李同和等
共為朋黨帝大怒威免官爵以開府就第盧
愷除名知名之士得罪者百餘人自周以來
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等甄別士
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上曰蘇威

郎茂德化

德行者但為人所誤耳命復通籍威好立條
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答者或云管內無
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如此又為餘糧簿
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郎茂以為煩迂不
急皆奏罷之茂嘗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
弟不睦承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
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
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
親睦不相能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席間
集覽函丈記曲禮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
席席間函丈注謂講問之客也函猶容也講
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飲食之客則布
席于牖前又文王世子曰凡侍坐于大司成
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注間猶容也容三席

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二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甄別甄吉延反明也。察也。別彼列反鑒別也。通鑑注見漢宣帝地節二年。五品不遜。書舜典文蔡氏傳曰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不相應領謂不答所問。

質實

盧愷范陽人桑之子一統志云衛國縣名本古之觀國漢為畔觀縣屬東郡東漢更名衛國縣晉屬頓丘郡隋末改觀城縣屬武陽郡唐屬澶州貞觀中省大曆中復置宋省入濮陽尋復置開德府金屬開州元屬濮州本朝因之屬東昌府

仁政
是月晦日食○八月制諸州死刑悉移大理奏

裁。

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踏駁罪同論異故有是命。**集覽**踏駁孝經序注踏尺尹反駁北

角反正義曰踏亦駁也駁乖錯也罪同論異論平聲議法也記王制曰凡制五刑必即天

論注論音倫

書法

書美恤刑也漢景五年詔獄疑者讞之然非疑者不讞也於是制死罪悉移大理奏裁庶乎不輕殺人者其後復詔三奏然後行刑則益加審矣開皇十六年

冬十月新義公韓擒虎卒

質實

新義疑是縣名未詳沿革姑闕

之 ○十二月以楊素為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

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

楊素性疎辨高下在心唯熲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以下蔑如也其才藝風調優於熲至于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則不如熲遠矣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為宰相及素為僕射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毀之何也弼曰熲是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

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以格外重賞弼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日特令

除名歲餘 **集覽** 低回孔子家世太史公適魯復其爵位 低回留之不能去索隱注低

或作祇敬也言祇敬遲回不能去之一本作祇廻義亦通楚辭九歌東君篇心低回兮顧

懷注低 **質實** 昌言釋名云 一作俳 昌盛也顯也

主德 詔免河北河東功調減田租

聖德語當 不過是然 府藏不能 容恐是史 臣諛詞

有司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於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上乃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遣使均田

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十畝老小又少焉

集覽

三河謂河東河南河北三道也

癸丑十三年春二月作仁壽宮

富厚之餘遂肆奢侈

詔楊素營仁壽宮於岐山之北素奏宇文愷封德彝爲土木監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覆以土石因而築之死者以萬數

質實

一統志云仁壽宮在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乃隋文帝所建其後唐太宗修以避暑更名九成宮高宗又更名萬年宮後復舊名岐州注見周顯王八年宇文愷朔方人封德彝名倫觀州人

禁藏讖緯

質實

讖緯注見齊武帝永明三年

書法

書禁讖緯之學有之矣未書禁藏也此其書禁藏何讖也光武宣布圖讖則譏之禁藏也何譏焉以隋爲有留天下之私故譏也終綱書圖讖五而書禁者四

詳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惟隋爲譏辭

秋七月晦日食○詔議明堂制度

帝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木樣帝命有司度地立之而諸儒議久不決乃集覽度地度謀也本作命質實明堂注見漢武

帝建元元年

書法

書譏何不果立也終綱目書議明堂制度二是年唐高宗總章二年皆不

果立者也

突厥突利可汗請婚許之

帝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為

借染干以敵雍虞間是備邊之一策但許婚終為國玷

詩叙陳亡以自寄帝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公主遂扇惑都藍可汗頗為邊患帝遣將軍長孫晟使突厥因發公主私事廢之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帝使矩謂之曰能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遂譖公主於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雍虞間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故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今若尚主承籍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疆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前嘗乞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以撫馴使敵雍虞間以為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

集

覽 雍虞閭都藍可汗名 **質實** 尚公主注見晉安帝隆安五年

甲寅 十四年夏四月行新樂

協律郎祖孝孫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牛弘使孝孫參定雅樂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為宮之法由是著明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帝猶記何妥之言不聽於是弘等復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武舞以象功德至是樂成詔行之乃禁民間所造繁聲萬寶常聞新樂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寶常竟餓死且死悉取其

惜其學不傳雅音不可復追矣

書燒之曰 **集覽** 京房漢元成時人 **質實** 協律郎事

物紀原云漢武置律協都尉以李延年始為之晉改為校尉後魏曰協律郎蓋漢武以延年善新聲故特為置協律郎今因之一統志云陽山本秦長沙郡南境之地名漢為桂陽縣屬桂陽郡吳屬始興郡劉宋屬廣興郡齊復屬始興梁分置陽山郡治桂陽隋廢郡置連州大業初改熙平郡唐為連州天寶初改連山郡乾元初復為連州元置連州路隸湖南道大德中降路為州隸英德路本朝初省尋復置隸廣州府京房注見梁武帝天監十八年雅樂注見齊武帝永明九年

六月始給公卿以下職田

絕其與民爭是德政

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以為官司出舉興生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於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毋得治生與民爭

集覽

出舉興生出錢以舉人興利而生息漢書食貨志取倍稱之息顏師古曰

稱去聲舉也今俗所謂舉錢

質實

蘇孝慈扶風人

秋七月以蘇威為納言

質實

納言官名注見漢靈帝光和元年

○詔直太史劉孝孫等定曆已而罷之

覈以日食既有驗矣何復罷之

初張賓曆既行劉孝孫及劉焯並言其失賓方有寵劉暉附之斥罷孝孫等後賓卒孝孫復上其事詔直太史累年不調乃抱其書使弟子輿櫬詣闕下伏哭執法拘而奏之帝以問何妥妥言其善使與張胄玄按賓曆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奏日食二十有五皆無驗而胄玄所刻妙中孝孫驗亦過半於是上引孝孫胄玄等親勞之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曆帝不懌又罷之孝孫尋卒

質實

劉孝孫彭城人

輿櫬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張胄玄渤海人

關中旱饑八月帝如洛陽

主德

通鑑綱目

卷三十六

五

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肉者朞年至是帥民就食於洛陽救斥候不得驅迫男女參厠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携幼者輒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

集覽

救斥候救誠也斥候注見漢武帝元

質

實

關中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

冬閏十月詔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修其宗祀官

給器物

猶是封三格之遺意亦盛德事

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修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叔寶侍宴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頰至日見啓在牀下猶未開封誠可笑也

集覽

何如思安

質實

京口郡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

年

書法

書官給器物何予隋也雖子之也亦能自給可知矣歷叙三族而不及宇文氏非以盡滅其族乎綱目言外之意深矣

通鑑綱目

卷三十六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

五

正編

發明 自南北分裂，諸國鼎峙，至隋始能一之。今隋祖念其宗祀廢絕，命高仁英

等以時修祭，亦可少彷彿繼絕之意矣。然聖人所謂繼絕世者，必以興滅國為先。如齊

梁陳等國，固不可使之復興。若封以一邑，俾食數十里之賦，則不必官給器物，自可

修其世祀，為悠久計。此又隋文之所未及者。雖然，齊梁陳既祀矣，彼宇文氏自介公

殞踏之後，竟無所聞。使隋文能廣作賓王家之意，封植其後，亦何不可之有。夫世祀

一也。如念齊梁陳而不能念周，是何處心不弘如此。嗚呼！且彼獨不聞牧野之事乎。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陳，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

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夫武王剪商未幾，即與黃帝堯舜夏后氏

並封其後。今隋主得國於周，乃反殄絕其祀。何哉！然則綱目書詔高仁英蕭琮陳叔

寶修其宗祀而不及宇文氏，其忌克少恩之意，又自見於書法之間矣。可勝嘆哉。

退

齊州刺史盧賁有罪除名

賁坐民飢，閉糶除名。皇太子為言，賁有佐命功，不可棄。帝曰：「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

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此輩行詐，顧

命於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自為難信，非我棄之，眾人見此，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賁

不以推誠
私之得黜
性之道

遂廢卒于家。胡氏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隋文圖險黠，伎忍，而其本心則未嘗泯亡。方其附者為能，及夫所欲既得，而反思可否，則潔身顧義，不預危事者為是。此蘇威所以蒙殊常之顧，而譯賁廢死，劉昉極刑也。亦可為傾覆輕薄，厭常為新者之深鑒矣。**集覽**：大漸，顏師古曰：漸，進也。險黠，險詖也。言行險詖，不正也。黠，下八反。桀黠也。伎忍，伎音寘，狠也。一曰：懽，伎強害也。漢書酷吏傳：周陽由與汲黯俱為伎。漢書音義曰：堅，伎也。左傳：州吁阻兵而安忍。注：安于殘忍也。史記：楚世家：商臣忍人也。服虔曰：言忍為不義。**質實**：齊州，注見漢景帝三年濟

南

散騎侍郎王劭上皇隋靈感志

帝好禳祥小數，劭前後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探歌謠讖緯，摺撫佛書，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涉旬而罷。帝益喜，賞賜優洽。**集覽**：禳，祥也。史記：歷書罷，帝益喜，賞賜優洽。如淳曰：呂氏春秋云：荆人鬼而越人禳。今之巫祝禱祠淫祀之比也。晉灼曰：禳音珠璣之璣。顧野王曰：禳，祥吉凶之先見也。服虔曰：求福也。探，歌謠讖緯探采取之也。爾雅：謠，途歌。

也韓詩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讖緯注見齊武帝永明三年摭摭注見五代漢隱帝

乾祐三年質實朝集使注見陳宣帝太建十三年

書法世祖宣布圖讖則書讖之於是上令宣示天下則不書何也綱目責備賢

者隋文不學何足深譏獨王劭獻佞無恥綱目所甚惡也不書宣示所以專罪劭也

發明去年之春方禁讖緯今乃宣示符瑞於天下是何先後矛盾如此蓋隋之

得國初無功德及民徒以相表奇異而已既得天下欲私之以為已有而猶慮人心

之不服也故前日之禁讖緯正恐天下之人知吾國祚之修短而今日之宣符瑞則

欲使天下之人知己之當為天子有非人力所能致者所為雖殊而所以私天下之意則一其實皆欲杜絕當時非望之心為

吾子孫千萬世不失之計耳君子推見至隱故於前書其禁讖緯於後書其志靈感

然後隋文之心術舉不逃於直筆之間矣

嗚呼隋文之龔瞽斯世者如此孰謂不再傳而遂滅乎

乙卯十五年春正月帝東巡祀天于泰山質實山泰

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以歲旱謝愆咎也禮如南郊

書法 未有書祀天者書祀天非郊也歲旱謝咎故特書之

二月收天下兵器

發明 秦晉隋平一天下之後或銷兵器或撤武備然皆不再傳而滅漢唐兩朝未嘗行此反乃載祀數百然則慮患貽謀之道殆不在此綱目前書詔除毀兵仗此書收天下兵器亦足以知隋氏之弱其民矣他日蝟盜羣起又豈兵器不收之咎乎

○三月還宮○仁壽宮成以封德懿為內史舍

人

仁壽宮成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楊素悉焚除之帝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慮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素入對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賚厚甚素負貴恃才多所凌侮唯賞重德彝引與論議屢薦于帝擢為內史舍人

集覽 幸之蔡邕

質實 仁壽官注

見開皇十三年

書法 凡上書事下書官官其事也於是楊素薦才不書書宮成誅意也素之薦

帝之擢以宮成而已矣。是故上書仁壽宮成，下書以封德彝為內史舍人，則知其為賞宮成之功。是年上書廣運潭成，下書加韋堅左散騎常侍，則知其為賞潭成之功。

唐玄宗天寶元年

發明 德彝之為小人，蓋不待於其晚節而於此已見之矣。上書仁壽宮成，下書

自以德彝為內史舍人，則此宮雖非德彝所造，而所以成此宮者，德彝也是以書法如此。故曰德彝之為小人不待於其晚節而於此已見之矣。

夏六月鑿底柱。**質實** 底柱山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焚相

主德

川所貢綾文布於朝堂。**質實** 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書法 綱目書禁罷貢獻十四，詳漢文帝三年書獻而却者四，莫勇于焚之之舉矣。

○秋七月納言蘇威免尋復其位。**質實** 納言官名，注見

漢靈帝光和元年尋夏熒曰不久也

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說，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知人

賢

冬十月以韋世康為荊州總管

仕夏員
箴

世康和靜謙恕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
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
財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
使鎮荊州時天下唯有四總管并楊益荆以
晉秦蜀三王質實韋世康杜陵人晉秦蜀三
及世康為之秀王謂晉王廣秦王俊蜀王

十二月敕盜邊糧升以上皆斬

書法

書譏峻法也先是法盜一錢以上皆
棄市不書過罷也書此則邊糧之法

竟行矣隋法之嚴如此及五季唐書詔盜
不計賊並行極法漢書制盜賊毋問賊多
少皆死尚
何怪哉

發明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盜固非一
端其間輕重高下隨其所犯則有之
矣未聞以升糧而斬人者也周武帝以盜
足帛隱填地以上皆死君子猶深譏之况
又不及此者乎帝王好生之德似不如此
綱目大書于冊則隋氏之嚴刑酷法殆不
減于亡秦矣宜其
皆一傳而滅也

○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賜汴州刺史令狐

時以一年
一考則四
考止四年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

正

正編

熙帛三百匹

質實

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

熙考績為天下之最賜帛頒告天下

丙辰十六年夏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秋八月

主德

月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

發明

書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可謂不輕於用法矣然一怒之頃殺人於殿庭如恐不及則奏亦何待至三觀者自可察矣

○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

質實

光化縣名注見漢高帝六年鄼

發明

自馮跋始女妻柔然者屢矣不書略之也惟魏以公主嫁突厥小夷則書之此其書何譏也堂堂中國為天下君而以公主妻非類以是為辱也故自是至唐公主外嫁悉書之

丁巳十七年春二月遣太平公史萬歲討南寧羌

平之

考異

討當作擊

初梁睿之克王謙也夷獠皆附唯南寧州酋蠻震不服睿上疏乞因平蜀之眾畧定之帝未之許至是乃以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帥眾擊之入自蜻蛉川過諸葛亮紀功碑度西

南寧郡為西蠻蠻非羌也書此病其勞師于遠耳

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隋德萬歲請將其會長爨翫入朝翫賂萬歲萬歲捨之

集覽

爨華陽國志曰昌寧大姓也南蠻有兩爨一曰東爨烏蠻一曰西爨白蠻西爨之先為晉南寧郡守因中國亂遂王蠻中故曰南寧西爨西洱河括地志云在南詔國中按大宋重修廣韻洱音耳

質實

太平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一統志云南

寧州本漢益州郡地晉置南寧州梁因之唐初析置西寧州貞觀中改黎州唐末為些麼徒蠻所據號步雄部後屬爨蠻改寧部元初置寧部萬戶後改寧海府至元中改寧州屬

臨安路後以西沙縣省入本朝因之隸臨安府**蜻蛉川**未詳處所諸葛亮紀功碑在雲南府宜良縣南小石嶺唐廣德初鳳伽異築拓東城故有諸葛亮石刻文曰碑即仆蠻為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搯梧今廢西洱河在大理府城東即古之葉榆河也一名瀾海又名西洱海源自鄧川合點蒼山之十八川而匯于此形如人耳周三三百餘里中有羅筌濃禾赤崖三島及四洲九曲之勝下流合漾備江濃禾島形如几案故又名玉案山渠濫川在雲南府昆陽州東南五里東北流入滇池

桂州亂遣軍討平之以令狐熙為總管

循良治績
遠勝兵威

能

桂州俚帥李光任作亂遣周法尚討斬之上
 以夷越數反以令狐熙為桂州總管許以便
 宜從事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
 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脇今
 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帥
 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寄治於總管府
 熙悉遣之為建城邑

集覽 令狐注見唐昭宗
 開學校華夷感化焉

正誤 州縣生梗今按
 梗梗謂榛梗猶言荆棘
 也謂州與縣先皆荒蕪
 謂梗塞不通
 猶梗化之梗

質實 桂州注見秦始皇
 三十三年桂林

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

奴隸冠裳
草菅民命
成何世界

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故有
 是詔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幹
 能守法為懦弱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
 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
 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
 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
 為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
 而不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乃為停
 之又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
 綽固爭帝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
 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掌固來曠告
 綽濫免徒囚推驗無實帝怒命斬之綽又固
 爭帝拂衣入閣綽託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
 有死罪三不能制馭掌固使觸天刑一也囚

隋文欲赦
摩訶諫
不可分注
刪語未亮

隋文之殘
虐猶得一
再傳者趙
綽之力也

不合死不能死爭。二也。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意解。會獨孤后在坐。命賜綽酒。及二金盃。曠因免死。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綽固諫。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禪。帝以為厭蠱。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命引綽斬之。綽曰。寧殺臣。不可殺亶。至朝堂。解衣就刑。上復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乃釋之。帝以綽誠直。前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胄俱名平恕。然胄原情而綽守法。帝晚節用法益峻。元會衣劍有不齊者。御史不効。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帝既喜怒不恒。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鴻臚少卿陳

延有隙。嘗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眾僕於羶上。擣菹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擣菹者皆杖殺之。捶延幾死。帝遣親衛大都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以下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畜產之故。殺千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旬千餘人命。帝感悟。皆減死。論擢通為右**集覽**。劫執事。劫持也。謂威驅勢劫。武侯將軍也。執事謂主執其事者。而為我。而猶言爾汝也。下而不而屬。茲同。掌固官名。大理寺屬官。厭蠱。注見陳宣帝太建四年。元會。謂元旦日朝會時。鴻臚。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擣菹。博局戲名。博物志云。擣菹戲老

子入胡作今人擲之為戲又注見晉明帝太
寧三年蒲博之具屈突代北複姓也屈九勿

反分死分扶問 **質實** 棄市注見秦始皇三十
反自必死也 四年懷懷危懼貌趙綽

河東人屈突
通長安人

書法 書律外譏也唐世簿尉
不免筆楚則自此始矣

發明 昔鄭昌上疏宣帝有曰律令一定愚
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故法有畫一

律戒貳端古人所以垂之象魏布之邦國
者皆是物也民且若此况屬官乎夫所謂

屬官者乃周書之所謂謹簡乃僚而六典
之大事則從其長者也品秩雖有崇卑要

為比肩事主杖之已為不可矧又律外決
之乎且所謂律外者抑不知為杖凡幾何

哉若律止三十則出於律外者增之至百
可也又增至於千亦可也蓋律有明文正

所以為之限制今既聽於律外則任情而
行不復以律為拘矣隋文此意惟恐法之

不嚴故明示其旨使之自為嚴酷以稱吾
馭下之急耳先王忠厚之意殆不若是是

豈官有常刑國有常憲之理哉綱目書此
其曰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則隋文操切

之惡固自不言可知而當時之為屬
官尚不可不知愧恥而安於其位乎

上柱國劉昶子居士有罪伏誅

昶與帝有舊，帝甚親之。其子居士任俠不遵法度，數有罪。帝每原之。居士轉驕恣，取公卿子弟雄健者，以車輪括其頸而捧之，能不屈者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多所侵奪。或告居士謀為不軌，帝怒，斬之。**集覽**任俠，注見漢武**質實**不軌。帝元朔二年。**書法**注見漢靈帝光和五年。

書法 罪未有書某子者，書昶子何罪失教也。特筆書之，垂戒之意深矣。
發明 不直曰劉居士有罪，伏誅而必曰在國，劉昶子者，父過愛而縱其子，子為惡而累其父，是以交貶之也。

夏四月頒新曆

隋張胃玄曆法

楊素、牛弘等復薦張胃玄曆術。帝令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劉暉與胃玄辨析之。暉一無所答，胃玄通者五十四，拜太史令。令參定新術，至是曆成，頒之。暉等除名。

秋七月桂州亂，遣將軍虞慶則討平之

桂州人李世賢反，上議討之。諸將數人請行。帝顧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恐懼，請行，卒討平之。

并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

俊幼仁恕喜佛教及為并州總管奢侈好內其妃進毒得疾徵還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周公尚誅管蔡况我不及周公安敢虧法乎卒不許

質實

并州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周公尚誅管

蔡注見漢後王建興九年

發明

俊既書有罪免固無可言者隋主妄援周公誅管蔡之事為比夫周公制禮作樂治致太平至使周家之德仁及艸木澤被昆蟲刑措不用者帝皆不以為法

而獨取其不得已之一節以為口實可乎且春生秋殺造化不能偏廢然生意常存而不息今不體其生而惟體其殺又從而告諸人曰此天意也是天惟以殺為事耳隋文立論不幸類是臣故因而及之以告後之君子

以安義公主妻突厥突利可汗

考異

提要作義安公主

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帝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令長孫晟說之使帥眾南徙居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都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乎於是朝貢遂絕亟掠邊鄙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邊鄙每先有備

集

亦以夷制夷之法

覽 來逆女逆迎也。穀梁傳：隱二年，逆女親者也。注：親者自來逆之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親迎，恒事也。舍之太常舍館之於太常寺。六禮注：見晉成帝咸康二年。都藍可汗之號也。名雍虞閭。柔于突利可汗名。亟掠亟去，吏反頻數也。掠音亮。注：見唐高祖武德二年抄。

質實 可汗注：見漢後王景耀四年。

書法 宗女也。書公主何？據漢武帝元封六年，以宗室女為公主。隋無恥也。隋世以女嫁蠻夷為故常。綱目以是為不足為之諱也。故因其所稱而稱焉。安義以宗女書公主，義成以宗女書公主。

國勢

冬，欽州刺史寧長真來朝

初，散騎侍郎何稠使嶺南，及還，欽州刺史寧猛力請隨入朝。稠以其疾篤，遣還而卒。帝不擇，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矣。猛力臨終，果誠其子長真，葬畢登路，至是長真嗣為刺史。如言入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質實 一統志云：欽州本秦象郡地。漢為合浦縣地。劉宋置宋壽郡。梁兼置安州。隋罷郡，改安州曰欽州。治欽江。縣大業初，又改州為寧越郡。唐復為欽州。宋屬廣西路。元置欽州路。治安遠縣。本朝改為州。以安遠縣省入屬廉州府。

書法

甯長真何蠻酋也。於是，何稠信著蠻夷，故書志之。終隋世，書來朝者六。自蔡王智積之外，皆蠻夷也。隋世之盛極矣。甯長真、蔡王智積、啓民，再書諸蕃處羅可汗。

十二月殺魯公虞慶則

慶則之討桂州也，以婦弟趙什住為長史。什住通於慶則，愛妾恐事泄，乃宣言慶則不欲行。帝聞之，禮賜甚薄。慶則還至臨桂嶺，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人，攻不可拔。其什住入奏事，因告慶則謀反。」**質實** 周太祖廣順按驗坐成，拜什住為住國。

二年臨桂嶺注見
晉成帝咸和四年

書法

於是人告慶則反，不書書殺綱目有以斷斯獄矣

發明

上書慶則討平桂州，未聞舉賞功之典，而乃隨即殺之，何哉？若以按驗坐成言之，則當書罪誅。今而曰殺，蓋不過因人誣告耳。夫人臣受枉若此，則細民從可知矣。有功者坐罪若此，則過誤者又可知矣。書殺書爵，所以譏之，亦所以惡之也。

高麗王湯卒

湯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為拒守之策。是歲帝賜湯璽書責之，會病卒。子元嗣，帝使使拜

元為遼 **質實** 遼書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東王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吐谷渾弒其可汗世伏

吐谷渾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為主遣使陳謝且請依俗尚主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書法 蠻夷書殺吐谷渾書弒何非純夷也綱目夷狄書弒六詳齊丁丑年皆變

也例

隋文窮兵
嗜殺天似

戊午 十八年春二月高麗寇遼西遣漢王諒將兵

假高麗突厥諸役以速其亡

討之 **考異** 討當作擊 **考證** 討當作伐○謹按唐太宗

難於艸創豈不信然隋文帝平陳并天下南北七代之運分裂而始合三光五嶽之氣否塞而始通可謂建非常之功成非常之業矣曾未十年復事高麗之役且高麗僻在遼海之外不可

以中國治治之隋人用兵不利蓋始於此人心自是而失天下自是而亂守成之難於此尤可驗也凡例曰用兵於夷狄曰伐故當於高麗曰伐之
高麗王元帥靺鞨萬餘人寇遼西營州總管韋冲擊走之帝大怒以漢王諒王世積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
集覽 靺鞨音未曷北狄國以高賴為諒長史本號粟靺鞨姓大氏

其先有舍利乞乞仲象者，度遼水，附高麗，仲象死，子祚榮立。唐玄宗拜為渤海王，自是去靺鞨號，而專稱渤海。祚榮死，子武藝立，號渤海靺鞨。括地志云：靺鞨古肅慎地，去京兆東北萬里，東北各抵大海。

質實

遼西郡名，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營州注，見晉武帝

太康二年

書法

隋伐高麗始此

夏五月禁畜貓鬼蠱毒厭魅野道者

獨孤后之弟延州刺史隋有婢事貓鬼，能使之殺人，會后與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

貓鬼疾也，上意隨所為，令高頻等雜治之，具得其實，詔夫婦皆賜死，后為之請曰：「隋若蠱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為妾身，敢請其命。」隋弟整亦詣闕求哀，於是免隋死，詔自今有犯者，投四裔。

集覽

貓鬼通鑑釋文曰：貓鬼妖邪之鬼也。

質實

延州注見梁武帝普

通六年四裔注見新莽始建國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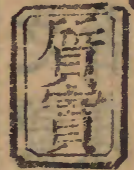
發明

自巫蠱起於漢，而後左道之說行於世，至於貓鬼野道，又其下者耳。隋文禁之，禁之誠是也，然使王道昭明，風俗淳一，則雖不待禁而自止矣。直書于冊，其義

自見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秋九月罷漢王諒兵

諒軍出臨渝關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饑疫
總管周羅暉自東萊泛海趣平襄城亦遭風
船多飄沒九月還師死者什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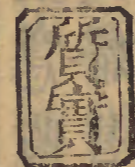


一統志云

高麗王元亦遣使謝罪於是罷兵
臨渝關在永平府撫寧縣東二十里隋開皇
間漢王諒將伐高麗出臨榆關即此一名臨
間關東萊郡名注見漢安帝永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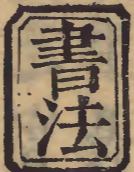
冬十二月置行宮十二所

自京師至仁壽宮之道也



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與怒治宮壯麗何相違也



書行宮始此終綱目書置行宮二是年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皆奢欲之

南寧夷爨翫反太平公史萬歲以罪除名

爨翫復反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
邊患帝怒命斬之高頰及元旻等皆諫曰萬
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

己未 十九年春二月遣楊素等分道伐突厥都藍

可汗未至都藍擊突利可汗敗之夏四月突利

來奔諸軍遂破都藍及達頭部

突厥突利可汗奏都藍可汗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為元帥高頰出朔州道楊素出靈州道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諒節度然諒竟不行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敗之遂入蔚州突利部落敗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收得數百騎與其下謀奔玷厥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給之曰隋法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近耳突利大懼投城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眾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四月至長安帝大喜厚待之以晟為左勳衛驃

長孫晟不戰而降突利妙甚

兵

騎將軍持節護突厥高頰使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為前鋒與突厥戰大破之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陳四面拒戰五日會高頰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奔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更為騎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萬直前周羅喉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

集覽

達頭可汗之號名玷厥舉烽注見漢光武建武

元年烽燧達官執室達官突厥大臣之稱也執室其名鹿角通鑑釋文曰鹿角陣名猶春

秋魚麗 **質實** [大同城]注見秦王政二年雲中陣耳 [朔州]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靈

州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載靈武燕榮弘農人 [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 [蔚州]注見唐

玄宗開元九年 [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趙仲卿]天水人

六月殺宜陽公王世積 **質實** [宜陽]縣名注見周安王十一年

世積為涼州總管其親信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不納孝諧因上變告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貌有惡言世積坐誅以孝諧為上大將軍 **集覽** [涼州]注見武十年武威 [上變告]注見漢高帝九年

書法 於是或告世積令道人相其貌有惡言則罪也不書而以無罪書殺何隋文忌酷功臣之不殺者鮮矣雖微告者其庸免乎故從梁士彥元諧虞慶則例書殺

秋八月除左僕射高頴名

獨孤后性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迴女孫沒宮中得幸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頴楊素等追及扣馬苦諫帝告之故頴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解還宮后流涕拜謝頴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極歡先是后以頴父客甚親禮之至是聞頴謂已為一婦人遂銜之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之志從容謂頴曰有神告晉王妃

一言遂為禍根

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頰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后知頰不可奪、陰欲去之、會帝令選東宮衛士入上臺、頰奏曰若盡取彊者、恐東宮宿衛大劣、帝作色曰太子左右、何須壯士、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頰子表仁、娶太子女、故帝以此言防之、頰夫人卒、后請為之娶、帝告之、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納室非所願也、帝乃止、既而愛妾生男、帝聞之喜、后不說曰陛下尚復信高頰邪、始陛下欲為頰娶、而頰面欺、今其詐已見矣、帝由是踈頰、伐遼之役、頰固諫不從、及師無功、后言於帝曰頰初不欲行、陛下強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以漢王諒年少、專委軍事於頰、諒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還

歷稽頰之得罪俱以疑似開釁

泣言於后曰兒幸免為高頰所殺、帝聞之、彌不平、及擊突厥、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頰欲反、帝未之答、頰已破突厥而還矣、及王世積誅、推覈之際、有宮禁中事、云於頰得之、大驚、有司又奏頰與世積交通、賀若弼宇文弼薛胄解律孝卿柳述等明頰無罪、上愈怒、皆以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頰遂坐免、以齊公就策、帝謂侍臣曰我於高頰勝於兒子、自其解落、瞑然忘之、臣不可以身要君也、頃之、頰國令言頰子表仁、謂頰曰司馬仲達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是帝大怒、囚頰、鞠之、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威頰、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為民、頰初為僕射、其母誠

賢母

穎父眉為
獨孤信參
佐故謂家
客

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慎之。
穎由是常恐禍變。至是歡然無恨色。先是國
子祭酒元善言於帝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懦。
可付社稷。唯高穎耳。帝初然之。及穎得罪。帝
深責之。善〔集覽〕以穎父客。穎乃后父。獨孤信
憂懼而卒。〔解落〕解除其官。黜落其
朝注之籍。〔要君〕要音一遙。反挾也。〔國令〕齊國
之令也。時穎封齊公。故置國令。〔司馬仲達〕三
國時魏丞相。司馬懿。〔質實〕〔續〕注見唐玄宗開元三年。齊
郡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
司馬仲達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司馬懿字仲
達。河內人。少有奇節。博學洽聞。漢末兵亂。慨
然有憂天下之心。後受曹操顧命。輔政傳至
孫炎。是為晉武帝。帝追尊懿為宣帝。事在漢後

王延熙十二年〔元善〕洛陽人。〔麤疎〕注見漢
獻帝建安五年。〔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進

九月以牛弘為吏部尚書。

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
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
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
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任委。得人為多。

書法

書牛弘何善其職也。隋世書
以為吏部尚書一人而已矣。

冬十月以突厥突利為啓民可汗。妻以義成公

王處之朔州。

通鑑綱目

卷三十六 隋文帝開皇十九年

正編

正編

以突利故築城屯兵勞傷財力何其慎也

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帝命長孫晟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晟奏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使得畜牧帝從之又令趙仲卿屯兵二萬爲啓民防達頭

集覽

夏勝

之間夏本漢朔方郡今朔州是在勝州南勝卽今東勝州在雲內州南今俱屬大同路

質實

一統志云大利縣名本秦之雲中縣地漢置沙南縣屬雲中郡後魏時廢隋初

爲雲州地大業初置大利縣屬定襄郡唐屬雲州遼始析雲中縣地置懷仁縣因阿保機與晉王李克用面會東城取懷想仁人之義故名金陞爲雲州元復爲懷仁縣屬大同路

本朝因之屬大同府五原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夏勝二州名夏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勝隋初所置治榆林縣後改爲榆林郡唐改東勝州或爲榆林郡遼廢後復置本朝省之故城在大同府城西五百里

書法

前書光化公主嫁吐谷渾矣又書安義公主嫁突厥矣於此復書義成公主

主嫁啓民五年三書中國之辱未有甚於隋世者也

十二月突厥弒其都藍可汗雍虞閭

帝遣楊素韓僧壽史萬歲姚辯分道擊都藍未出塞都藍爲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

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曰今官軍臨境虜主被弑乘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帝從之降者甚衆

書法

突厥未有書弑者此其書弑何進都藍也曷爲進之初都藍父沙鉢畧病以子弱遺令立處羅既死都藍迎處羅處羅辭都藍曰叔可反屈于卑切乎父命不可廢也五六反卒立之處羅又死都藍乃立若此不可以異類鄙之矣故於其見殺也特書弑此綱目之變例也

庚申

二十年春二月賀若弼坐事下獄赦出之

弼復坐事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他日帝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頴曰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後又語頴曰皇太子於已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圖鎮廣陵又圖荊州皆作亂之地也

集覽

數之數責也許其次第一一責之也左傳乃執子商而數之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公謂高頴也必逆料之義謂公如何必度得終久不得我之力何故脉脉然不爲我著一語邪

正誤

何脉脉邪今按古文選脉脉不得語

本作聃說文徐氏註目畧視之也蓋猶今人語冷眼相看不相親之意

質實

高鳥

盡良弓藏左傳越既滅吳范蠡去之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耶

書法 書赦出之何譏失有罪也綱目書赦出之五相國何周紆虞詡楊彪上書下其獄皆釋無罪之辭也惟賀若弼上書某坐事下獄為譏辭

夏四月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晉王廣等擊却之

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晉王廣及楊素漢王諒及史萬歲分道擊之長孫晟毒水上流突

國勢

除

厥人畜多死大驚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萬歲出塞與虜遇達頭遣使問隋將誰候騎報史萬歲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而還

覽 毒水土流置毒藥於水之上流也左傳襄十四年晉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

師人多死即此 **質實** 逐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

六月秦王俊卒國除

俊久疾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業作訓垂範汝為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慚怖疾遂篤六月卒上哭之數聲而已俊所為侈麗之物悉命焚之

隋文以刻
薄待諸子
却以達人
語自文有
子不使主
喪而使其
屬官代之
豈禮也哉

勇以奢侈
啓父之志
以內寵觸

母之怒廣
又傾之素
復証之難
乎免矣

禍所從始

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俊子浩，崔妃所生，庶子曰湛，群臣希旨奏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帝從之。以秦國官為主喪。

書法

國除未有不書故者，據燕王建長沙王芮、睢陽張昌等不書故，無故也。秦

王好內，崔妃毒之致疾，信有過矣。遣使陳謝，帝峻責之，遂使慙怖而卒。崔妃之子，固以毋罪廢之，俊有庶子，亦廢不立。帝之寡恩甚矣，直書國除，甚帝也。

冬十月廢太子勇為庶人

初，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帝性節儉，勇嘗飾蜀鏡，帝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今賜汝以我舊所帶刀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請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悅，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疾而薨，獨孤后意其有他，深以責勇。然昭訓自是遂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及平原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又數人。后彌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

有子而使
之不育反
稱之爲賢
何也

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帝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廣必與蕭妃厚禮之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惟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弦不令拂去塵埃帝見之喜由是愛之特異諸子嘗密令來和遍視諸子對曰晉王貴不可言廣美姿儀敏慧嚴重好學能文敬接朝士由是聲名籍甚自揚州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鴆毒后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

獨孤主持
楊素羅織
即欲不廢
不得

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司馬張衡爲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安州總管宇文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大王仁孝著稱才能益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主上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爲大理少卿述請約與飲博陽不勝以所齎金寶盡輸之因說之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

為歡樂耳、約驚問故、述因道廣意、且說之曰、公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主上一旦棄群臣、公亦何以取庇哉、今太子矢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心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矣、約然之、以白素、素聞之、大喜、後數日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后泣曰、公言是也、阿廢大孝愛、覘地伐常欲潛殺之、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遣素金使贊帝廢立、勇頗知之、憂懼計無所出、使人造諸厭勝帝、又使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益疑之、后又遣人

不驚而喜

禍從此成

伺覘東宮、織芥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帝遂疎忌勇、東宮宿衛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廣又令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脇威告之、九月詔執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其婦初生、我疑其遇毒、嘗責之、勇對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何必是其體胤、儻其非類、便亂宗祏、我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

能諫止廢
立者惟元
吳楊孝政
三人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晏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護言固極。惟陛下察之。帝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於是禁勇及諸子黨與。楊素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奏元晏嘗曲事勇在仁壽宮，勇以書與之題，云勿令人見。帝乃執晏，威又言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翫，似加瑠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為太子之罪。帝及后送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十月使

能以正言
進東宮者
惟斐政劉
行本李綱
三人

人召勇，勇驚曰：得無殺我邪？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諸親，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宣詔廢勇及其男女，並為庶人。勇再拜泣下，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長寧王儼上表請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宐復留意。遂詔元晏、唐令則、鄒文騰等誅戮有差，移勇於內史省，賞楊素物三千段。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宐加訓誨，不宐廢黜。帝怒，撻其胷。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來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為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宐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踈政出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正編

唐令則為勇所昵狎。每令以弦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劉臻明克讓陸爽竝以文學為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夏侯福嘗於閣內與勇戲。大笑聲聞於外。行本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為之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令臣輔導殿下。非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帝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絃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今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坐。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臣請

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趣出。至是帝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曷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弦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帝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自古

隋文既知
李綱為佳
右丞而不
納其諫何
其迷也

國家廢立冢。矯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無貽後悔。帝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集覽** 菹醬。菹。臻以米粒和酢。以漬菜也。菹。通作菹。周禮。七菹。韭菁芹葵茆落苟是也。醬。醢也。菜菹亦謂之醬。禮記。內則。芥醬。上土。官名也。昭訓。猶昭儀之類。覲地。伐太子勇。小字。覲。胡典反。阿廢。晉王廣。小字。廢。莫婆反。厭勝。厭與厭通。音益。涉反。鎮也。禳也。亦勝也。地復居長。地猶言位也。長展兩反。宗祏。謂宗社也。禮有郊宗。祏室。左傳。莊十四年。典司宗祏。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也。滋然。滋。胡猷反。淚流貌。鍛鍊。注見漢宣帝地節三年。螫手。螫音釋。蟲行毒也。弄臣。

案漢書注。弄戲也。謂專狎褻。無關大體。娥媚。娘。曲名也。斌。音武。字通作嫵。漢書相如上林賦。嫵媚。冉弱。**質實** 冬至。即日南至也。謂日極南至。日行南陸。至冬至。日日南極矣。故曰日南至。今之冬至也。長寧。縣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十二年。秣歸。平原縣名。注見陳宣帝大建八年。安德。安成縣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聲名籍甚。謂聲名之甚盛也。揚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東宮。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元年。安州。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累卵之危。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年。仁壽宮。注見開皇十三年。劉行本。沛人。劉臻。沛國相人。明克讓。平原高人。山賓之子。陸

爽臨漳人琵琶樂器注見開皇九年斌媚娘曲名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洗馬官名注見晉武帝泰始三年李綱觀州蔭人倡優女樂也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股栗股髀幹也栗戰競恐懼也

發明

隋帝以刑名治天下故見於綱目所書者法律禁錮殺戮貶斥之事為多而忠厚寬仁撫摩教養之政一毫無有也五子皆出於獨孤固無嫡庶之分然前此三年秦王俊既以罪免至是卒而國除畧無父子主恩之意帝之所為固可想矣若夫太子國儲副君非有大惡未易輕動今乃惑於獨孤之說曲成其罪率然廢之太

子不能辨朝紳不敢言獨有附會誣罔者乃得志耳隋文持法之弊一至於此昔秦政以法毒天下而扶蘇不得其死一傳胡亥國遂以亡隋氏之失亦大類此綱目書廢太子勇而不言其罪則勇之見廢無罪可知夫國莫重於太子且以無罪廢之况他人乎吁

殺太平公史萬歲

萬歲伐突厥還楊素忌之奏寢其功會廢太子萬歲方與將士在朝堂稱寃帝問萬歲何在素曰謂東宮矣帝以為然召之既見帝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帝大怒令

橫殺大將

天象

左右擗殺之既而追之不及天下共冤惜之

集覽

擗殺擗弼角反博雅云擊也

十一月立晉王廣為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

廣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許之以宇文述為左衛率郭衍為左監門率亦預奪宗之謀也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廣掌之勇頻請見上申寬而廣遏之不得聞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亾可翹足待彥謙法受之玄孫也高孝基名知人見玄

孝基識房玄齡杜如晦

齡歎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杜果之兄孫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集覽

左衛率注見晉惠帝

元康九年 **質實** 房彥謙臨淄人杜果京兆杜陵人

書法

地震之辭有三某郡地震者一方之辭也梁書地震者非一方之辭也天

下地震者無一方不震之辭也然則書是日何捷也綱目於天地之變書是日者三漢哀帝用丁傅而是日日食桓帝微行而是日大風拔樹晝昏隋文立廣而是日天下地震綱目皆揭是日書之行以著感應之捷也天下地震終綱目一書而已矣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正編

正編

發明 綱目書地震多矣未聞有書天下地震者夫震必有方則書曰某地某州是也或所震不一則汎書地震而不言其所亦有之矣曾未聞以天下書也前史載戊子立廣為太子天下地震至綱目變文上不書戊子而下書是日言是日則其理益明益深表地震之由繫於立廣之日所以起後世之疑欲使之推原其故耳夫太子承祧神器將以鎮安海宇今乃於正位之日舉四海九州之大同日地震變異若此其為傾覆必矣然是時既已廢立則亦將若之何母亦考問罪否推究得失少有疑似則躍然知悟速為之所庶幾少答天地之變而免於覆亾之禍可也夫何帝之

觀此漫不加省遂至末年身不自保則天亦未如之何矣天之警告人主未有若是之明著者而帝不之寤哀哉

禁毀佛天尊及神像

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故有是詔

發明 所謂像者非繪畫摹塑則雕刻耳以其像人猶禁毀之乃於人而輕殺焉則其所為亦不類矣故書以譏之

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入朝

年一

有戒于帝之忌嫉殘刻耳

進

智積帝之弟子也。性修謹，門無私謁，自奉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不能以致禍也。」
集覽
蔡州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

以王伽為雍令

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固其職也。重勞援卒，豈不愧心？參等辭至京師，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

人未有不以情感者

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宴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刑厝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
集覽 如致前却，若至期日而或前或却，刑厝注見漢文帝十三年刑錯之風。雍令，雍縣令也。漢地志雍縣屬扶風郡，百官表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
質實 王伽，河間章武人。滎陽縣名注見秦長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雍縣名注見周顯王八年。

書法 令不書書王伽錄賢也。自是至唐書以為令長者往往多貶黜者矣。終綱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目書以爲令十二詳秦丙午年
貶黜者十唯王伽徐倫爲升焉

辛酉 仁壽元年春正月改元

災異叠見
則日長之
說必屬誣
罔乃不施
恩澤徒苦
匠役欲不
亡得乎

初太史令袁克表曰京房有言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下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今自隋興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十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矣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爲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

集覽

景短

樞要云日光曰
景日影曰晷

書法

非始建國不書改元此何以書譏也於是袁克奏言開皇以來冬至之景漸短至十七年短於其舊三寸七分其說曰京房有言太平日行上道於是改元仁壽然考其時日食地震變異迭見其不爲太平明矣豈是年始用新曆冬至有差故歟綱目特書改元譏相蒙也是故漢感諂者之言而改章和則書改元章帝章和元年魏感謙之之言而太平真君則書改元宋文帝元嘉十七年隋信袁克之言而改仁壽則書改元是年皆譏也

發明

改元罕有書而此書之者著其日長誣罔之說也

國勢

以蘇威爲僕射○二月朔日食○夏五月突厥
九萬口來降○六月遣十六使巡省風俗○廢
太學及州縣學改國子爲太學

詔以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學生
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劉炫上表
切諫不聽尋改國子爲太學

書法 尋改國子爲太學矣則其書廢何傷
之也晉嘗罷遣太學生徒穆帝永和
八年曰軍興故也齊嘗罷國子學壬辰年
曰國衰故也隋方盛時無故有此識者有

以知其
不永矣

發明

漢宣帝以刑名繩下故作色於用儒
之請然未至於廢學校也隋文以文

法自矜其視儒學若將澆焉遂至盡廢而
後已殆與焚書坑儒相去無幾直書于冊
足以遺臭
千古矣

冬十一月祀南郊

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
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至是郊祀板文
備述以
報謝云

誣天

書法 常祀不書書此何譏也郊也何譏譏謝瑞應也隋文以智力取天下故樂

假符瑞以一眾心頒靈感志欺人也郊謝瑞應欺天也

以衛文昇為遂州總管 **集覽** 遂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遂寧

山獠作亂資州刺史衛文昇初到官單騎造其營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

附者十餘萬口帝 **質實** 資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一年資中渠帥

太悅故有是命 **注** 見唐代宗廣德元年

以馮盎為漢陽太守

潮成等五州僚反高州酋長馮盎馳詣京師請討之帝勅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歎曰不

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即遣盎發江 **質實** 潮州注見

唐憲宗元和十年一統志云成州本漢之廣信縣地屬蒼梧郡梁置梁信縣及梁信郡兼

置成州隋平陳郡廢改成州曰封州改梁信縣曰封川大業初以封興縣省入尋改州為

蒼梧郡治封川縣唐復為封州天寶初改臨封郡乾元初復為封州宋紹興中州廢以縣

屬德慶府尋復置元改置封州路後復為州本朝省州縣改屬肇慶府高州注見宋文帝

元嘉八年漢陽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下辨

壬戌二年春三月突厥入寇楊素擊破走之

突厥思力俟斤等南渡河大掠啓民人畜而去行軍元帥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

里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啓民集覽思力俟斤思力

自是突厥遠道積南無復寇抄名也俟斤突厥大臣之稱亦部酋長之稱也

俟渠之反啓民開皇十九年以突利可汗爲啓民

可汗質實積南注見唐玄宗開元三年寇抄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

於是突厥渡河掠啓民人畜而去其書法書入寇何內啓民也啓民終身北藩

斯可以內之矣

秋七月以韋雲起爲通事舍人

兵部尚書柳述尚蘭陵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帝問符璽直長韋雲起以外

間不便事述時侍側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臣恐物議以爲陛

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之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

友之會詔內外官各舉所知質實蘭陵縣名注見漢光武建

知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武四年

徵蜀王秀還京師

述能容雲起亦見其賢

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帝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曄之討西蠻也帝令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以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帝譴責之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自長史元巖卒秀漸奢僭車馬被服擬於乘輿及晉王廣為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其為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帝遂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司馬源師諫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參府幕敢不盡心救追已淹時月王乃遷延未去聖上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熟計之朝廷恐秀生變以獨孤

楷為益州總管馳傳代之楷至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質實楊武通華陰人乘輿注規知有備乃止見漢安帝延光四年府墓注見秦王政三年

八月皇后獨孤氏崩

后崩太子對帝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取肥肉脯鮓置行集覽二溢米謂朝一笥中以蠟閉口衣襪褻而納之溢米莫一溢米也注見陳宣帝大建六年

書法 自宋以來后崩葬不悉書非皇后畧之也於是而後復書至唐德宗一書皇后崩而不書氏不書葬自是不書皇后崩者矣

冬十月以楊達為納言閏月詔修定五禮

詔楊素蘇威與牛弘等脩之

葬獻皇后 **考證** 溫公書儀隋煬帝為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據此獻上當有文字

疑漏

帝令上儀同三司蕭吉為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十年三千卜世二百帝曰吉凶由人不

蕭吉預知隋亡

在於地然竟從吉言吉退告人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今卜山陵令我早立當以富貴相報吾語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然太子得政隋必亡矣吾前給云三千者三十也二百者二傳也汝其識之

十二月廢蜀王秀為庶人除治書侍御史柳彧

名配懷遠鎮

蜀王秀至長安帝不與語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慶整諫曰庶人

隋文帝仁壽二年

隋文殘虐
其子畧無
慈憫宜其
有猛虎之
喻

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
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帝大怒
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
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
釘心枷鎖杻械書帝及漢王姓名密埋之華
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并作檄文
置秀集中以聞帝曰天下寧有是邪乃廢秀
為庶人幽之內侍省素嘗以少譴敕送南臺
命治書侍御史柳或治之或據案坐並素於
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秀嘗從或求李文
博所撰治道集或與之秀遺或奴婢十口及
秀得罪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
配戍懷遠鎮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
曰高頴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為眾所疾以

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
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
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
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帝謂楊
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
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
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
伯漢東海王耳肅至帝面諭而罷之

集覽

〔偶人〕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
天神正義曰偶五苟反對也以土木為人對
象於人形也〔吳太伯〕注見漢後主延熙十五
年太伯順父之志〔漢東海王〕漢光武郭后所
生子注見唐高
祖武德五年

質實

〔耿介〕注見陳武帝永定
二年〔華山〕注見周安王

十五年圖識注見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檄文注見楚義帝元年懷遠鎮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貝州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清河裴肅河東人

書法

秀奢僭有罪矣其以無罪書何廢不以其罪也於是廣素誣秀上信廢之故或亦以無罪例書之矣

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

素兄弟諸父竝為尚書列卿諸子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家僮數千妓妾亦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既廢太子及蜀王威權愈盛違忤者誅夷附會者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

士氣

以情以理孰不感化

附敢與抗者獨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始毗為西寧州刺史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豪雋邇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毘毘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帝聞而善之徵為大理卿處法平允毘見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今楊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始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

今量為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帝大怒。收毘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忝國家有事。以為身幸。帝乃釋之。其後帝亦寢疎。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為伊州刺史。於是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參掌機密。素深惡之。太子嘗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鬪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

質實

梁毗安定

烏氏人。越之孫。西寧州。注見唐肅宗上元元年。阿氏。注見漢宣帝地節四年。伊州。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

交州俚帥作亂遣總管劉方討降之

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楊素薦瓜州刺史劉方有將帥之略。詔以為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方軍令嚴肅。有犯必斬。然仁愛士。卒有疾病者。親臨撫養。士卒亦以此懷之。險嶺遇賊。擊破之。進軍臨。營諡以禍福。佛子懼。請降。中二年安南劉左京兆人。瓜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燉煌。

質實

交州。注見唐宣宗太

癸亥 三年秋八月幽州總管燕榮有罪誅

榮性嚴酷鞭撻左右動至千數元弘嗣嘗為幽州長史懼固辭帝乃赦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皆須奏聞榮怒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糝輒罰之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久之遂收付獄絕其糧其妻詣闕稱冤帝遣使案驗徵還賜死以弘嗣代榮酷

又甚 **質實** 元弘嗣 河南人

發明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夫所謂無道者豈直兵戈禍亂之世而已

凡其君道操切禁綱嚴密風俗澆浮者皆是也隋文之世在廷之臣非刀筆俗吏

則介冑武夫往往互相傾軋况其君方以法律御天下略無一毫寬大待士之意蓋嘗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矣今燕榮總管幽州元弘嗣為其長史日受鞭笞甚至付之囹圄絕其糧廩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夫長史為屬官之長所當禮貌而加敬者苟或有過則宜奏之于朝黜之可也烏可待以卒伍廝役之賤而笞箠之哉隋文於此方且戒以杖十以上皆須奏聞及其肆虐已甚又從而誅之夫杖一旦猶不可况至十乎隋之所以待士大夫者如此士君子苟有廉恥之心稍知自愛者烏可一日安於其位哉綱目直書榮以罪誅而以分注備載其實後之君子欲知隋世



宦達之士者於此可以觀矣

九月置常平官

考異

提要官作倉

○龍門王通獻策

不報

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饗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

文中子獻策有婉高節

教

知譖人者當

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囿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囿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蓋曰：文中子，胡氏曰：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其賢其否，固哲士所量以行藏其道者，使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猶與之言，皆不足以爲智矣。且通誠有太平之策，不待君之求之，而登門自獻，不懼自處之不重，亦豈所以養其君尊德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爲之功哉？

集覽

餐粥，餐通作饘。記檀弓疏云：厚曰饘，希曰粥。

質實

一統志云：龍門，邑名，卽古耿國。殷王祖乙所都也。以來生鳥。

春秋時屬晉秦置皮氏縣漢屬河東郡魏晉皆屬平陽郡後魏改龍門縣又置龍門郡隋初郡罷以縣屬蒲州唐置泰州貞觀中州廢以縣屬絳州元和初屬河中府宋宣和初改為河津縣金屬滎州後復屬河中府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平陽府

書法 策未有書獻者書獻策不報交譏之也終綱目獻書書不報者二漢成帝

永始三年梅福是年王通

發明 隋文以刑法治天下廢太學黜儒道也先儒謂通為隱君子使其教授河汾著書講道以沒其身亦何不可之有而必欲

鼓瑟於齊王之門自取絀辱是豈席珍待聘之君子哉直書獻策不報若王通者蓋亦可愧之甚矣惜哉

突厥啓民可汗歸國 **考異** 提要無此句

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降於啓民步迦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置磧口啓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 **集覽** 鐵勒僕骨等十餘部鐵勒即敕勒有十五部僕骨其一也骨或作固十餘部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敕勒 **質實** 突厥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吐谷渾西域國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四年春正月帝如仁壽宮○秋七月太子廣
弑帝于大寶殿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尚書

柳述侍郎元巖于嶺南

四月帝不豫七月疾甚臥與百僚辭訣握手
歔歔越四日崩於大寶殿高祖性嚴重令行
禁止勤於政事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卽
無所愛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自奉
儉素乘輿御物故弊者隨令補用非享宴不
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丈夫
率衣絹布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綾綺金玉
之飾焉受禪之初民尸不滿四百萬末年踰

至此特始
恨獨孤之
誤何救于
敗亡

八百九十萬然猜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
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初大
獻皇后既崩帝以陳高宗女爲宣華夫人有
寵及寢疾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
郎元巖皆入閣侍疾詔太子入居殿中太子
慮帝有不諱須預防擬手白爲書封出問素
素條錄事狀以報宮人誤送帝所帝覽而大
恚陳夫人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
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
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
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
曰勇也述巖出問爲敕書素聞以白太子矯
詔執述巖繫獄追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
出入竝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

通鑑綱目 隋文帝仁壽四年 正編

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聞變，戰栗失色。哺後太子封小金合，遣使者賜夫人。夫人以為為煬毒，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明日發喪，即位。會楊約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眾，發凶問，追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除述巖名，徙之嶺南。令蘭陵公主與述離絕，欲改嫁之。公主以歿自誓，表請與述同徙。帝大怒，公主憂憤而卒。胡氏曰：隋文疑所不當疑，而加以謀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被其弑殺之禍，亦可為聽牝雞之晨，忽主器之重者之永監矣。柳述、元巖親逢事會，則

當白帝，併召廣素，質問陳夫人，正其罪而廢廣出諸外。熟議故太子可立，則召之，否則別命子孫之賢者。素若不從，請降詔旨，以軍法從事。登時而宗社定矣。乃出閣為詔，受制於賊。俄頃之間，轉福為禍。述巖死有餘負矣。**集覽**兵帖軍籍也。一本作兵士帖。烝焉左傳桓十六年，衛宣公烝於夷姜。注：夷姜，宣公庶母也。上淫曰烝。王器之重，易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謂主宗廟烹飪之器者。莫如承嗣之長子。**質**獻欽注：見漢年陳高宗宣帝廟號高宗。房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牝雞之晨，謂妻奪夫權也。書牧誓篇：武王曰：牝雞無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注牝雞也。言雌雞不能

報曉張衡
河內人

書法

賀善贊曰隋文之初綱目一書其官不聞有功也周宣帝殂即書自為大丞相假黃鉞居東宮不臣見矣於是尉遲迴書討堅而尉遲勤司馬消難王謙皆以舉兵書既而四書堅殺一書自為相國進爵隋王加九錫而以稱皇帝繼之矣稱帝之後書廢書弒至其滅宇文氏之族書盡則又蕭齊以來所未有也故突厥得以再書伐自是再書築長城七書殺無罪書盜升糧斬書聽律外杖書廢太學皆譏也然三書弗納叛人與夫減租調審死刑求遺書置義倉不許封禪綱目亦不沒其實焉

發明

弒逆天下之大惡覆載之所不容况太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其可輕加惡名使之為萬世之罪人哉煬帝之事按之分注參之通鑑止謂中外頗有異論及考以北史隋史亦皆不載其事獨宣華夫人陳氏傳所述與通鑑略同然皆不敢正名定罪今綱目乃大書楊廣弒父與君之事揭而名之豈亦別有據耶始嘗疑之不得其的既而推考至大業八年殺張衡之日衡臨歿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嗚呼楊廣弒逆之獄至是始得其正矣當廣令張衡入殿侍疾之時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是衡之為逆蓋無一人在旁得知之者

迨其臨刑之際始大言而發其姦此則天使賊黨正楊廣大逆之誅耳綱目正名定罪直筆書之固非若許世子止之不嘗藥而受此惡名者也嗚呼楊廣弑逆之罪既明則義兵可舉人人得而誅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

貶許善心為給事中

袁允奏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諷百官表賀禮部侍郎許善心議以為國哀甫爾不宜稱賀宇文述素惡善心諷質實御史劾之左遷降品二等宣帝元康二年

并州總管漢王諒起兵晉陽遣楊素擊虜以歸

殺之

諒有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海南距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疆宜修武備於是繕治器械招集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常寇邊諒禦之不克將帥多坐除解諒以其宿舊奏請留之高祖怒曰爾為藩王惟當敬依朝命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邪諮議參軍王頗者僧辨之子倜儻好奇略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

廣集私人而不能禦突厥諒之無能見矣

諒所親善，贊其陰謀。會熒惑守東井，諒以儀曹傳奔曉星曆，問之，對曰：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常理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反。司馬皇甫誕流涕諫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欲為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効命，豈得身為厲階乎？鍾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義而釋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七州。王頰說諒曰：王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

取敗之道

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空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兵曹裴文安說諒曰：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畧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頓於霸上，則京師震擾，兵不暇集，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諸將分道四出，署文安為柱國，與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羃離，詐稱宮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喬鍾葵帥兵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攻輒崩毀。景且戰且築，士皆死鬪。鍾葵屢敗

又速其敗

兵

豆盧毓兄
弟不從亂

景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王竝驍勇善戰儀同
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善拒守景推誠任之
已無所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楊素
將輕騎五千襲蒲城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
數百艘置艸其中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
明擊之單貴敗走聃以城降詔以素為并州
道行軍總管帥眾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
也如兄豆盧毓為府主薄苦諫不從私謂其
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
為國也不若且偽從之徐伺其便毓兄賢言
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臣請從
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
家人以敕書喻毓諒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
屬朱濤留守毓與濤謀出兵拒之濤不可毓

追斬之出皇甫誕與謀部分未定諒聞之還
擊毓誕皆死諒將綦良攻磁相不克遂攻黎
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史
祥為行軍總管軍河陰祥曰公理輕而無謀
恃眾而驕不足破也乃於下流潛濟公理聞
之引兵逆戰未及成列祥擊敗之遂趣黎陽
綦良軍潰帝將發幽州兵疑總管竇抗有貳
心以李子雄為上大將軍又以長孫晟為相
州刺史發山東兵與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
男在諒所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
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
詣子雄伏甲擒之遂發其兵步騎三萬自井
陘西擊諒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楊義
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喬鍾葵

平驢鳴鼓
兵法

通鑑綱目 卷三十六
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復戰，兵合，命驅牛驢者，鳴鼓疾進，塵埃漲天。鍾葵軍潰，縱擊破之。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營於谷口，使軍司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彊，多願守營。素聞之，卽召所留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還。王頰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沮戰士之心，而益西軍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頰謂其子曰：「氣候不佳，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頰自殺。群臣奏諒當歿，帝不許，除名爲民。竟以幽死。所部吏民坐死徙者二十餘萬家。胡氏曰：「舉兵必有其名，立事不可行詐。隋文之崩，中外異論，諒所被書，不如私約，卽可用此。申問大行寢疾，晏駕，不明之故，以十九州附從之衆，用王頰長驅深入之策，天不共戴，死生以之。豈不忠孝兩得乎。而詭言素反，詐而無名，是自爲逆也。而可乎。○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或至亾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

刑虐過甚

不德而猜
所以不能
庶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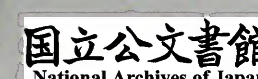
通鑑綱目 卷三十六
隋文帝仁壽四年
正編

真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及其晚節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司馬公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竝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隋高祖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集覽**王頰姓名頰音跬得其一而失其三乎周儻卓異也或曰不羈之士也倘他歷反儻他曩他浪二反玉麟符唐車服志初高祖罷隋竹使符班銀莛符其後改爲銅魚符以起軍旅兩京北都留守給麟符六典云傳符之制京師留守曰玉麟符嵐州本胡地樓煩王所居漢爲太原郡地元魏置嵐州嵐盧含反厲墜詩桑柔篇誰

生厲階至今爲梗注厲惡梗病也左傳曰階之爲福紇單貴紇姓也單貴其名紇下沒反單上演反戴羃離羃音莫狄反離通作羅音力支反唐會要曰唐初宮人著羃離而全身障蔽雖起自戎夷王公之家亦用之永徽之後唯戴阜羅方五尺亦曰幞頭卽今之蓋頭**侯莫陳**三字姓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三年遲明索隱曰遲音穉有所待也言待大明也或曰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總管**屬朱濤乃總管之僚屬也蔡良姓名蔡音渠支反太行山名也注見周安王十五年輕而無謀左傳輕則寡謀注輕牽正反言不持重也**太行**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天不共戴記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注父者子之天

殺已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晉辛伯諗周桓公此句下至亂之本也竝左傳閔二年文注辛伯周大夫也周桓公即周公名黑肩諗音審告也說文云深謀也事在桓十八年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之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後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莊王遂殺周公黑肩注王子克莊王弟子儀也並后妾如后也匹嫡庶如嫡也兩政臣擅命也耦國都如國也**質實**高隋文帝廟號高祖王頰祁縣人熒惑守東井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傅弈相州人黃道注見唐玄宗開元九年皇甫誕安定人嵐州注見周赧王八年樓煩不軌注見漢靈帝光和

五年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蒲津關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元年霸上注見秦王政二十二年蒲州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代州注見秦王政三年鴈門蒲城注見晉懷帝永嘉二年銜枚注見秦二世二年豆盧毓昌黎人勤之子介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河一統志云磁州名本秦邯鄲郡地漢為魏郡武安縣地後魏析置臨水縣後周割臨水置滏陽縣及成安郡隋罷郡於滏陽置磁州後罷唐改為惠州後復為磁州宋以昭義縣省入滏陽元初陞為滏源軍節度屬廣平路後復為磁州本朝并省滏陽縣入焉改屬彰德府桓州名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黎州注見漢成帝綏和三年黎陽白馬津注見



漢王邦三年河內郡名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懷州河陰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黎陽縣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三年竇抗岐州人軌之兄子并陘縣名注見秦孝文王十八年朔州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西陘山名注見漢文帝後元六年句注霍山在平陽府霍州東南三十里接趙城界周為冀州之鎮今為中鎮晉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晏駕注見漢高帝十二年

書法

書起兵何賊廣也然則曷為不書討諒不以討賊名也於是廣以高祖璽書召諒諒發書無驗唱言素反起兵討之則未聞太寶殿之事矣

發明

隋文之終中外頗有異論諒若能正名舉兵問大行晏駕之由則綱目當以討賊之詞書之今乃詐稱楊素反則非其名矣此所以特書起兵者姑以是而著楊廣之罪而非以是予諒也其旨微矣

冬十月葬泰陵

質實

一統志云泰陵在西安府武功縣西南二十里三時

原 ○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令男子二十二

成丁 ○十一月帝如洛陽

章仇太翼言於帝曰陛下酉命雍州為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讖云修治洛陽還晉家帝

以為然遂幸洛陽
質實 章仇復姓
質實 雍州注見

留晉王昭守長安
元十一年京兆洛陽縣名注見周顯
王三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塹龍門達上洛以置關防

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
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於上洛以置

關防
質實 長平郡名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
汲郡注見秦莊襄王三年一統志云

臨清關在衛輝府新鄉縣北隋初所建浚儀
縣名注見唐玄宗開元九年襄城縣名注見

周赧王十五年上洛縣名
注見晉元帝太興四年

勞民

書法

書置關防特筆也
天子之守可知矣

陳叔寶卒

贈長城縣公謚曰煬
質實 一統志云長城縣本秦之鄣
郡地漢為烏程故鄣縣地晉

分置長城縣屬吳興郡隋初省入烏程尋復
置屬蘇州大業中屬吳郡唐初置綏州又改

名雒州尋廢州以縣屬湖州五代時吳越改
為長興縣宋屬安吉州元陞為長興州本

朝初改名長安後
改為縣屬湖州府

書法

姓名何無爵也綱目滅國之君書卒
七魏山陽安樂晉歸命陳留隋陳叔

寶唐鄭公楊溥無爵者叔寶一人而已

以洛陽為東京

乙丑 煬帝大業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蕭氏

書法 立后自宋以來不書列國也於是始書至唐代宗而後無書者惟昭宗一

書五季之后非有故不書也

○廢諸州總管府 ○立晉王昭為皇太子 ○遣

勤兵遠役

劉方擊林邑

羣臣有言林邑多奇寶者時天下無事劉方新平交州乃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經略林

邑 **質實** 林邑南蠻國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四年交州注見唐宣宗大中二年安南

驩州莫詳沿華唯外夷安南國又安府所領有驩州未知是否

二月以楊素為尚書令

敕有司大陳金寶器物錦綵車馬引楊素及諸將討并州有功者立於前使奇章公牛弘宣詔賜賚有差 **質實** 奇章郡名注見唐以素為尚書令 **質實** 敬宗寶曆元年

詔天下公除 **集覽** 公除王氏音說曰謂已成服除之以從公家之事不待終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制也

惟帝服淺色黃衫鐵裝帶

書法

公除未有書者此何以書著欺也身行弑逆而詔使天下公除已猶淺色

鐵帶吾誰欺欺天乎故綱目特書之

三月命楊素營東京宮室

勞民

詔楊素營東京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氏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敕將作大匠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發江嶺之間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

縱欲

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囿

質實

洛州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將作大匠

官名注見大業九年一統志云顯仁宮在河南府洛陽縣阜澗隋煬帝所建

開通濟渠引汴水開邗溝置離宮造龍舟

勞民

詔曰古者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遂命尚書右丞皇甫謩發丁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楮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于淮又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江溝廣四十步傍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官吏督役嚴急役丁

通鑑綱目

隋煬皇帝大業元年

正編

正編

歾者什 **集覽** 邗溝注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

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元和郡縣志云合瀆渠在江都縣東二里昔吳王夫差將伐齊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謂下掘深溝謂之邗江亦曰邗溝

發明 一統志云通濟渠即汴河故道其源舊自開封府滎陽縣東經府城內又東合

蔡河名茘茇渠又名通濟渠東注泗州下入于淮累因河決其蔡河湮沒無跡而汴河自府西中牟縣入黃河矣穀洛水注見唐太宗貞觀十一年洛水注見漢高后三年汴河名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二年泗水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淮水名注見漢後主建

興二年邗溝即官河在揚州府城北一百二十里昔吳王夫差將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亦曰邗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又西北入淮一名漕河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即此江溝未詳處所離宮注見周赧王四十五年又常州府城東南二十里有離宮乃隋大業間於毘陵郡置宮苑內有離宮十六所正殿曲閣周廊飛橋相貫百餘所模倣洛陽西苑形勢而秀麗奇靡過之

書法 辭繁不殺不待貶而意見矣書溝始此書離宮始此書舟始此終綱目書

開渠十詳秦乙卯年書開溝瀆三隋丁未年山陽瀆是年邗溝唐德宗貞元十二年

才溝書造舟四是年大業十一年更造唐
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大船敬宗寶曆元年
競渡船書置
離宮一而已

發明 罪有輕重必捨輕從重故殺人之賊
不問其剽竊蓋以殺人自有死罪故

也楊廣弑逆罪不容誅若其奢侈淫慾縱
兵濫殺是皆餘事之瑣瑣者耳然亦不可
不書此開渠造舟與夫狗遊幸築宮苑
等事所以亦著于冊而不泯其實者也

夏四月劉方大破林邑還卒于師

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劉方擊走之師度闍
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

豈可無書
勞民傷財

多掘小坑艸覆其上與戰偽北林邑逐之象
多顛躓以弩射之象却走蹂其陳因以銳師
繼之林邑大敗引兵追之過馬援銅柱南八
日至其國都四月梵志走入海方入城獲其
廟主十八皆鑄金爲之刻石紀功而還士卒
腫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於道初尚書
右丞李綱數以異議忤楊素蘇威素薦綱爲
方行軍司馬方承素意屈辱之幾死軍還威
復遣綱詣南海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自
歸奏事威劾奏之下吏免官屏居於鄴

覽 偽北偽詐也北注見周赧王二十一年逐
北顛躓顛仆也躓陟利反礙不行也廟主

宗廟中神主鄴注見
漢桓帝延熹七年
質實 闍黎江未詳處所
巨象說文云象長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隋煬皇帝大業元年 正編

銅柱計有四處

鼻牙南粵之大獸三歲一乳范至能虞衡志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有兩長牙頭不可俯頸不可回口隱於頰去地尚遠運動以鼻為用一軀之力皆在鼻將行先以鼻拄地以移足鼻端甚深可以開闔取物中有少肉夾雖芥子亦可拾每以鼻取食飲水亦以鼻吸而捲之足如桂無指而有爪甲形如栗登山下峻坂涉水甚捷其膽隨四時在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出象處曰象山馬援銅柱一統志云漢馬援既平交趾立銅柱為漢界相傳在廉州府欽州古森洞上有援誓云銅柱折交趾滅唐馬總又建二銅柱鑿著唐德以明其為伏波之裔今未詳所在日南郡西有西屠夷國援嘗經其地亦植二銅柱表漢界及北

還留十餘戶於柱下至隋乃有三百餘戶悉姓馬按林邑記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唐天寶中何履光伐雲南收安寧城立援銅柱以定疆界亦未詳所在

書法

綱目書卒于師八詳漢光武建武九年多具官者嘉死事也方驩州總管也其不書何罪方也林邑僻遠未聞猾夏徒以多寶故伐之而方窮兵深入士卒死者至什四五其罪大矣故前書擊此書卒皆削其官綱目書卒于師不具官者二劉方任雅相惟方終始不書官為譏焉

發明

書卒于師卒于軍有二義若討伐讐賊防遏虜寇則為沒於王事若貪人

土地利人貨寶無故暴師則為死於不義二者固不可以一槩論也夫兵以毒民非有大不得已胡可輕用林邑在隋未聞犯邊之罪乃為其多奇寶而舉兵則是志在狗貨而已是以前日劉方之遣綱目書擊而不書討已見貶之之意今而成功乃卒于師是亦天誅之意耳直筆書之正以著其輕人命貪異物之罪而非以是予之也

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詞

癸

五月築西苑

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

癸

海北有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則剪綵為花葉綴之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殺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實方丈蓬萊瀛洲郊祀志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名在渤海中以金銀為宮闕乃神仙之都上帝遊息之所

秋七月廢滕王綸衛王集徙之邊郡

帝待諸王恩薄多所猜忌綸集憂懼呼術者問吉凶及章醮求福或告其怨望咒詛除名

徒邊

自是而後
荒遊無度
不足以行
幸書矣

八月帝如江都

上幸江都。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州，制度差小，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士八萬餘人，皆以錦綵為袍衛兵所乘。又數千艘，舳艫相接，二百餘里，騎兵翊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集覽

江都縣名，注見

漢獻帝興平元年

質實

舳艫，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

契丹寇營州，遣謁者韋雲起以突厥兵討平之

考異

此討字亦當作擊

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為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犯約，斬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不相猜忌。雲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泄事實。

韋雲起兵律

者斬契丹不為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虜獲甚眾以女子及產畜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質實契丹北狄國名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營州注見晉武帝太康三年謁者官名注見漢高帝七年狗注見秦二世元年狗斬股票注見文帝開皇二十年柳城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鐵勒叛西突厥自立為莫何可汗

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為葉護可汗所虜國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開皇末俱入朝留長

安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為鐵勒所困鐵勒者匈奴遺種族類最多有樸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大抵與突厥同俗以寇抄為生無大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忌薛延陀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為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啞為小可汗與處羅戰屢敗之莫何勇毅絕倫甚得眾心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集覽僕骨一曰僕固注見唐太宗貞觀元年同羅注同上年契苾注同上年薛延陀本匈奴別種先與薛種雜居磧北後拔延陀部而有之故號薛延陀姓一利啞氏俟



利發俟斤契苾歌楞俟利發本突厥大臣之稱鐵勒以為別部之號俟斤其部酋長之稱契苾歌楞乃俟利發俟斤之名也俟竝音渠之反楞魯登反字也啞薛延陀俟斤之名啞音虛器反或音經伊吾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高昌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九年焉耆西域國名焉音烟耆音支質實烏孫西域國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鐵勒高車部號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酋長酋慈秋反注見新莽始建國二年

丙寅 二年春正月併省州縣○二月新作輿服儀

衛

勞民

詔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何稠為大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袞冕畫日月星辰皮弁以漆紗為之大抵務為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鳥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髦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為瑞役五十萬人費以鉅億計集覽鳥程縣晉安帝隆安三年髦毛髦齒兩反鶴之羽毛也集覽袞冕王者冠服名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書法 書新作何譏靡也

夏四月還東京

考異

還上漏帝字○按凡例間無異事不書帝此上有異

事當書帝

二月上發江都四月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并服佩玉武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集覽

伊闕

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法駕注見漢高后八年端門殿正門馬加珂珂立何反爾雅翼云見大者珂黃黑色其骨白可以飾馬又韓文詩送以紫玉珂注引服虔通俗文曰勒飾曰珂戴幘說文髮有巾曰幘戴者以幘覆髻也幘又注見漢帝玄更始元年服袴褶服被服也

著之也褶音習袴也袴褶騎服也

六月以楊素為司徒○秋七月制百官不得計

考增級

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各位群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時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蘇威宇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蘊裴矩參掌選事而與奪之筆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黜陟任意胡氏曰煬帝非能惜名器也特貪欲忌克又有輕視士大夫之心以謂莫足以當我之官爵爾當是之時興唐才智之臣

皆如金玉隱於沙石之中而莫之知也則其靳惜名器祇足以失士為他人之資耳

太子昭卒

元德太子昭自長安來朝數月將還欲乞少留不許拜請無數昭體素肥因致疾薨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也

始建進士科

六月 **書法** 後世進士之科始此

楊素卒

越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為楚公意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素寢疾不肯餌藥謂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 **集覽**

分野注見五代漢 **質實** 越州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楚州

名注見晉武帝大明三年山陽

書法 楊素何司徒越公也然則曷為不具官貶也素與聞乎弑故削之自宋至

陳不皆卒諸臣所卒無不書官者錄賢也至是始復以不書官為貶矣自是至唐卒

不書官者四十二詳 唐太宗貞觀三年

發明

素是時既為司徒又封越公爵位隆重何以不書其官素預聞乎故乃弑君之賊故綱目削而誅之耳何以知其然也姑以煬朝言之凡大臣無事而書卒者皆書其爵如文安公牛弘內史令元壽納言楊達之類是已楊素身為上公首建奪宗之策寢殿之變素實為之綱目正其弑逆之罪故於其死也盡削其官以示天誅不赦之意耳然則何以書卒曰削官以者楊素之罪惡書卒以譏隋人之失賊二者亦固並行而不相悖此綱目之意也亦春秋之法也

八月封孫佺為燕王侗為越王侑為代王

皆昭之子也

冬十月置洛口回洛倉

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城周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城周十里穿三百窖窖皆容八千石

集覽

鞏古勇反今河南府鞏縣是周考王封威公子惠公

質實

洛口倉注見大業七年鞏縣名注見漢王

徵天下散樂

隋煬皇帝大業三年

初齊高緯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及高祖受禪牛弘定樂悉放遣之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前世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于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課京兆河南製其衣錦綵為空帝多制艷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質實京兆郡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河南郡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二川

丁卯 三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

啓民請襲冠帶帝大悅

三月殺故長寧王儼及其弟七人

初雲定興坐媚事太子勇與妻子皆沒官為奴婢上即位多所營造聞其有巧思召之使典其事時宇文述用事定興以明珠絡帳賂述述大喜兄事之薦使監造兵器因謂之曰兄所作器仗竝合土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請處分帝然之乃鴆殺長寧王儼及其七弟襄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殺集覽巧思智思機巧也思想吏反質實長寧縣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十二年秭歸

襄城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五年

發明 煬弑父殺兄何有於猶子然亦不可盡沒其實故書殺儼及其弟七人以

之甚

夏四月詔頒新律

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十八篇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脇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

安民富國
只在省官
省事一言

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行

集覽

考其殿最注見漢武帝元

鼎四年課殿守丞守始究反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漢百官表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

質實

鍛鍊注見唐玄宗天寶五載武職甲卒

年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改州爲郡○更定官制

改上柱國已下官爲大夫，置殿內省，與尚書門下內史、秘書爲五省，增謁者、司隸、臺與御史爲三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爲五監，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爲十六府，廢伯子男爵。

集覽

〔長秋〕注見漢光武進武九年

六月詔爲高祖建別廟

初，高祖受禪，唯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帝卽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部侍郎許善心等奏請爲太祖、高祖各立一殿，準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竝分室而祭，從迭毀之法。

帝謂柳詵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世子孫處朕何所？」乃詔爲高祖建別廟。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

集覽

〔七廟之制〕記王制篇：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

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祭法篇：天下有王，設廟祧壇墀而祭之，方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周文武二祧〕記祭法篇：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注：祧之言超也，超然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享嘗，謂四時之祭。祧他遙反。孔子家語曰：遠祖爲祧，有二祧焉。古者祖有功，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王

肅注祧遠意也親盡為祧二祧者高祖及父母祖是也祖宗者不毀之名其廟有功者謂之祖至於周文王是也有德者謂之宗武王是也二廟自有祖宗乃謂之二祧又以為配食明堂之名亦可謂達虛指失寔事也（遠毀之法案漢成帝崩哀帝即位孔光何武等奏言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群臣雜議於是彭宣等議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文之鬼神不饗也謂雖有功烈親盡則宜毀王舜劉歆議曰禮記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迭毀之禮自有常法

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失禮意矣詳見前書韋玄成傳柳登史炤通鑑釋文曰訾音辯字本作辯北齊時里俗多作偽字始以巧言為辯至此又訛其字以巧為巧

書法

立廟未有書詔者此其書詔何未果立也未果立則何以書罪廣也高祖喪已三年廟制未定許善心之議善矣夏後世之毀及已也遂有此詔焉又以方事巡幸竟不果立其慢宗廟而自尊大甚矣故綱目書罪之

帝北巡次榆林郡啓民可汗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渾高昌皆入貢

車駕北巡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過鴈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爲博陵太守使廓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食競爲豐侈至榆林遂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恐啓民驚懼先遣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因召所部酋長咸集晟欲令啓民親除艸示諸部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艸曰此根大香啓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掃除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

勞

謂是留香艸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艸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于是發榆林北境東達于薊開爲御道長三千里廣百步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吐谷渾高昌竝遣使入貢太府卿元壽言於帝曰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發一軍相去三十里使旗幟鉦鼓千里不絕定襄太守周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猝有不虞難以相救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如何法尚曰結爲方陳四面分拒六官及百官家屬竝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卽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鉤陳若戰而捷抽騎追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此萬全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武衛將軍令宇

法尚知禦變矣若能諫不行爲更安也

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以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帝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

集覽

馳道注見秦始皇二十七年牙內注

見漢獻帝初平三年牙門鈺鼓注見漢元帝建昭三年奇兵注見周赧王五十五年鈞陳陳與陣通鈞

質實

太行山注見周安王十六年并州注見齊明帝建武

其陳之名三年鴈門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丘和洛陽人馬邑郡名注見漢高帝六年博陵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榆林郡名注見漢帝開皇十九年勝州薊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元壽洛陽人定襄郡名注見晉懷帝永嘉二年

書法

終綱目書巡二十九而始皇五武帝七煬三書巡七書如奢欲之主蓋一

轍也詳秦始皇二十七年

備邊

秋七月築長城

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蘇威諫不聽

質實

一統志云紫河

在大同府城西北四百二十里古豐州西北黑峪口發源西流至雲內州東合黑河

殺太常卿高頰尚書宇文弼光祿大夫賀若弼

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高頰諫不聽退謂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

築長城坐
誹謗與秦
皇一轍

復爾、又以帝遇啓民過厚、謂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宇文弼私謂稠曰、天元之後、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大侈、竝爲人所奏、帝以爲誹謗朝政、皆殺之、稠有文武大畧、明達世務、以天下爲已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稠所薦、及歿、天下莫不傷之、

集覽

周天元北周宣帝贊也、傳位於太子自稱天元

皇帝、殷鑒不遠、殷鑒于夏、言夏之亾、可爲殷之鑒也、詩蕩篇末章曰、殷鑒不遠、在夏后氏之世、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夏以禹興、以桀亾、得失曉然在前、此詩爲召穆公舉此以戒厲王、欲王之鑒殷、猶殷之鑒夏、

質實

誹謗注見漢惠帝四年

發明

稠等皆前朝舊臣、旣不能明弑殺之禍、又不能引身而去、乃相與俛首事賊、戮之宜矣、然自煬而言、則亦不可、故皆書殺而不去其官、下書殺薛道衡亦然、

免內史令蕭琮僕射蘇威官

琮以皇后故、甚見親重、與賀若弼善、弼旣誅、又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蘇威以諫築長城故、威亦坐免、

八月帝至金河幸啓民可汗帳

車駕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容數百人、離

合爲之、下施輪軸、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布
衣板、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帝幸啓民廬
帳、啓民捧觴上壽、王侯以下、袒割帳前、莫敢
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顙至、屠耆接踵
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
后亦幸義成公主帳、賜與甚厚、**集覽**樓櫓注
帝泰始八年廬帳注見唐高宗永徽二年呼
韓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呼韓人漢屠
耆匈奴單于之號也名曰逐王薄胥堂按匈奴
奴傳其俗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
耆王屠直於反耆音
祁徐廣曰屠一作諸**質實**一統志云金河在
東南一百五十里西流入天瑞治其泥
色紫故名輜重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

勞民

還至太原營晉陽宮

質實太原郡名注見齊明
帝建武三年并州晉

陽宮注見梁武
帝大同十一年

○宴御史大夫張衡宅

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
至濟源幸衡宅留宴三日**質實**一統志云濟
源縣名本周

之原地後更名軹東周爲畿內地春秋時屬
晉戰國時屬魏秦漢皆爲軹縣地隋析置濟
源縣以濟水發源故名唐初置西濟州後省
州以縣屬懷州後屬孟州宋金因之元初改
縣爲原州尋罷州復爲縣屬孟
州本朝因之改屬懷慶府

遂還東都

質實東都注見秦莊
襄王元年三川

發明

自發榆林至還東都首尾特一事耳。而屢書于冊何哉。書幸啓民帳。所以見其務勤遠略之實。書營晉陽宮。所以見其峻宇雕牆之實。書宴張衡宅。所以見其私昵寵臣。深德其弑奪之實。凡此類一事則有一義。固不以其亂亾不道之故。而盡畧之也。

○以楊文思為納言。○冬以裴矩為黃門侍郎。

經略西域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訪諸商胡。以其國山

自是通西域征高麗以速其亡者矩為之也

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三萬里發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蒙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况今羌胡之國竝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混壹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矩因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帝於是慨然將通西域以矩為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亾矩唱之也

集覽

張掖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西傾禹貢西傾因桓是來蔡氏集傳曰西傾山名

也地志山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水經云西傾之南桓水出焉史記夏禹本紀注括地志云西傾山今嶺臺山在洮州林澤西南三百三十六里燉煌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鄯善注見漢武帝元鼎二年汎濛汜汎與泛通浮也史炤通鑑釋文曰濛汜水名也音蒙似濛通作蒙楚辭天問篇出自暘谷次于蒙汜文公集註曰暘音陽虞書堯典宅隅夷曰暘谷即湯谷也次舍也汜音似上聲水涯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為太蒙即蒙汜也按湯谷蒙汜固無其所然日月出水乃昇于天及其西下又入于水故其出入似有處所也越崑崙越度也崑崙山名水經云山在西北去嵩高山五萬里地之中也張揖

曰崑崙天帝下都也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層城九重面有九井以玉為欄旁有五門明獸守之史記夏禹本紀言河出崑崙注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河見崑崙乎離騷經遭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朱文公辯證曰博雅云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瓠河水出其東北瓠洋水出其西北瓠弱水出其西南瓠唯河水入東海其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崑崙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亦名之二書之語似得其實據大荒經崑崙在西域一名阿傳達山河水所出亦非妄語然云去嵩高山五萬里則恐不能如是之遠也當更考之

質實

一統志云西傾山名在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城西南二百五十里

禹貢西傾因桓是來卽此〔縱橫〕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崑崙〕山名在外夷西蕃朶苾衛東北番名亦耳麻不刺山極高峻雪至夏不消綿亘五百餘里黃河經其南又陝西行都指揮使司肅州衛城西南二百五十里南有崑崙山與甘州山相連其顛峻極經夏積雪不消世呼爲雪山後涼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言周穆王見西王母於此宜立王母祠駿從之〔西域〕國名注見漢書西域傳哀帝元壽二年

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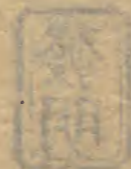
特筆也其特筆何罪開邊也自矩首唱遠畧通西域征高麗而天下怨毒遂至於亾矣是故經畧一也書經畧中原所以予晉人之規復康帝建元元年書經

畧西域所以罪隋人之開邊是年蓋美惡不嫌同辭

發明

煬之不道固無可救之理然所以盈其罪而趣其敗者不得不著之以爲後世鑒若裴矩者倡導亾國之事故特書經畧西域以著其罪至他日高麗之役亦矩首倡其端也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十六



其罪而... 不... 因... 下... 於... 之... 以... 其... 不... 之... 以... 其... 不... 之... 以...

